



尚書後案

五

仁心  
1956  
5

五



尚書後案卷十六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酒誥

王若曰 釋文曰王若曰馬 本作成王若曰

鄭曰成王言成道之王疏馬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

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一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

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

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釋文傳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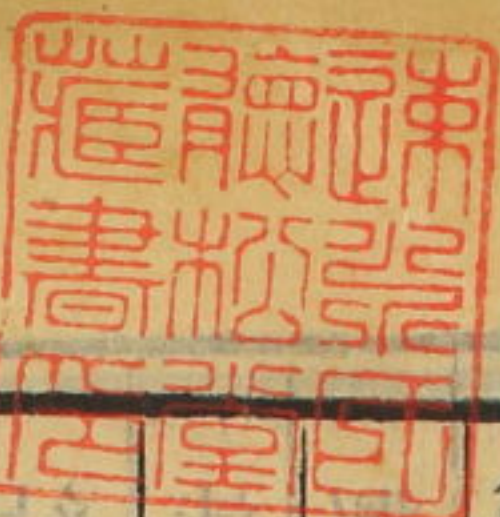
之疏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云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

立皆為妄也

案曰鄭云成道之王者據疏則鄭馬王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作成王若

曰據釋文所引馬注則衛宏賈逵亦有成字此漢學也馬謂是後錄書者加

之蓋以成是謚故云然鄭以為成道之王則鄭意以當時號為成王如湯稱



武王文王稱寧王之例孔無成字晉人刪也

明大命于妹邦

鄭曰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

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

尚書疏。詩三卷。鄘衛譜疏。又三

之卷鄘風桑中疏。又九卷小雅伐木疏。

馬曰妹邦即牧養之地

疏曰此妹與沫一也故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朝

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

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

案曰鄭注妹邦云云者鄭詩譜云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鄘南謂之鄘東謂

之衛此以妹邦屬鄘則在朝歌之南矣鄭必以朝歌之南為鄘者以妹邦化

紂淫惡尤甚而于詩見于鄘風所稱沫之鄉者是詩又稱沫之北沫之東則

沫北沫東與沫鄉同被紂化俱在朝歌之地而各處其一偏矣說文邑部云

邶故商邑在河內朝歌以北是也則沫北為邶也對北而言則沫鄉為鄘在

南沫東為衛矣故鄭言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益以見沫鄉在南屬鄘國矣

沫鄉即妹邦沫妹字通也偽孔故欲與鄭違異以妹為朝歌以北若然則沫

之北遠于紂都其俗當善何以詩咏沫之北與沫鄉沫東同刺乎傳說非是

疏附會之皆妄也鄭又云其民化紂嗜酒者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下文言嗣

王酣身是嗜酒為紂所化也又言康叔為連屬之監者王制云五國以為屬

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是連屬皆諸侯之長得兼統數國者也鄭必言

此者攷鄭詩譜既言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又言更于此

二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是鄭

以康叔未有邶鄘妹既屬鄘非康叔之邑而明大命于其處故說其得統之

由以為其連屬之監故也鄭必以康叔不有邶鄘者詩譜以邶鄘衛為商畿

方千里之地則太不封一國故云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也左傳襄二十

九年季札聞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康叔雖不得邶鄘為

連屬之監故被其教亦猶文王居岐豐化行江漢也知康叔為監者詩旄丘

序云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明衛之先世為方伯連率也馬義未詳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傳曰父昭子穆文王弟稱穆鹵土岐周疏曰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世本云后稷生不甯為昭不甯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生皇僕為昭皇僕生差弗為穆差弗生毀掄為昭毀掄生公非為穆公非生高圉為昭高圉生亞圉為穆亞圉生組緝為昭組緝生太王亶父為穆亶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文王為穆據世次偶為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為穆而子為昭又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為昭而子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邠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為昭又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穆也

案曰傳云父昭子穆云云者鄭儀禮喪服傳注云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又周禮小宗伯注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國語周太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韋昭注十五王謂后稷不甯云云與世本同是文王次正當穆然后稷至文王千餘年傳世僅十五則必每世皆七八十歲生子方合恐無此理蓋不甯失官竄居戎翟亾其譜牒然自後遂以此

為定周頌載見篇云率見昭考毛傳鄭箋皆以為武王是文王為穆也

厥諾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釋文曰毖音秘少詩照反惟行下孟反。案曰古音凡行皆讀若杭釋文音非也

傳曰文王所告慎眾國眾士于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用此酒不常飲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祀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者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于小大之國所用喪亾亦無不以酒為罪也疏曰眾國即眾多國君眾士朝臣也既總呼為士則鄉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亦天所使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誤也

案曰傳以誥毖為告慎者毖慎說文比部文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云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是也鹵伯戡黎注文王為雍州牧故得總告眾國也少正官之副貳也蓋康誥正人為正官之首則此少正乃

正官之副左傳鄭有少正公孫僑家語魯有少正卯則少正之名其來久矣庶士總指朝臣蓋士之言事也朝臣各有事故稱庶士若少正則為其倅貳以其卑賤更別目之不在庶士之內疏說最明其御事傳云治事吏而疏以為卑賤則非也收誓御事在三卿之上豈卑賤者故傳疏以為即總目三卿等此文與彼同不應有異蓋亦總目庶士少正而言凡朝臣皆御治事者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彛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案曰鄭周禮注引有正有事二句正作政爰說文卷十下部

忠字法云惠也从心先聲易代切俗加非

傳曰小子民之子孫正官治事謂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于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于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疏曰衆國祀得飲酒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出與不出之事亦一隅之驗也

案曰有正為正官即上文所謂庶士蓋正官之首即正人也有事為治事即

上文所謂少正也曰有正有事則朝臣盡之矣而必先之以小子者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故也傳以彛酒為常飲酒者韓非子卷七說林篇引紹績昧對宋君曰康誥曰無彛酒彛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是也疏引大傳者彼文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鄭注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也禮志別子為祖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賓寮友助祭者也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釋文曰長之丈反音古養平亮反洗先典反腆他典反案曰羣古文尚書作多見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洗當作灑潑也从水盪聲先禮反俗作洗也非也

馬曰洗盡也

釋文。案曰洗腆二字音并馬注此條注疏所采釋文俱漏去從是本第六卷補

傳曰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

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

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案曰上文聰聽祖考此厥考皆指父現存釋親生日父母死曰考妣郭璞以爲對文如此散文則通引此經爲證是也傳以肇爲始釋詁文釋言云肇敏也郭璞引此經解之其義勝孔傳也賈爲賣者說文貝部云賈坐賣售也是也慶爲善者毛詩皇矣傳文洗爲潔者洒滌有潔義也馬訓盡未詳疑有誤腆爲厚者方言文又白虎通卷下商賈篇云商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入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以求利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賈之哉我待價者也卽如是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據此是言商賈本不同今以牽車遠行之商乃不稱商而謂之賈者欲見留養父母之義故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傳曰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疏曰衆伯

君子統庶士有正者經戒慎酒從早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案曰庶士統卿大夫而言有正正官之首各見上文上文言庶士而繼之以少正則以其卑賤者別言之此文言庶士而繼之以有正則指其尊貴者別言之皆舉此以該彼互文亦省文也庶伯君子疑又就其中指其齒德尤重者言之耳若如傳云統轄庶士有正者未必然也

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傳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疏曰釋詁云羞進也案曰羞者惟君傳以爲進于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文義紆曲不可從愚謂羞者養老也惟君君燕其臣也蓋邦國有養老之禮及君與其臣燕飲則得飲酒也此戒妹土邦國之臣而傳以爲戒其君故悞耳觀省作稽亦皆戒臣之詞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

忘在王家

釋文曰饋其位反

鄭曰饋祀助祭于君傳書傳曰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于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

案曰鄭云饋祀助祭于君者此饋祀傳謂祀其祖考則上文已言惟祀得飲酒足以明之此處何必又及卿大夫祀先得飲酒之事當從鄭為助祭諸侯助祭王朝亦是助祭但此主于教妹土恐其在本國習染惡俗故誥戒之若助祭王朝自無縱酒之事然則此助祭乃卿大夫助祭于侯國非諸侯助祭于天子也傳以介為大釋詁文

王曰封我鹵土棐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傳曰我文王在鹵土輔訓往日邦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于酒故我周家至今能受殷命

案曰傳以棐為輔說見康誥祖往釋詁文言御事總指朝臣言小子舉民之幼者以該長者

王曰封我聞惟日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釋文曰相息亮反暇遐嫁反

傳曰殷先哲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崇聚也暇逸猶不敢况聚會飲酒乎明無也疏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為聚也

案曰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是帝乙紂父也易泰及歸妹皆云帝乙歸妹乾鑿度皆以湯名帝乙而此又為紂父者乾鑿度又云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即紂父殷道質以生日為名元孫之孫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故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攷殷本紀商世數不數兄弟相及者從湯至帝乙十世王而云元孫之孫又云六世王者言元孫以見恩所殺止更言之孫則無恩見矣孫者通遠近言之雖百世亦孫六世王者六世以後之王以恩絕于六世故也此言御事蓋亦總目朝臣合凡御治事者而言之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傳曰于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疏曰舉四者以總六服又因衛爲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

案曰前康誥敘首言侯甸男采衛乃據周制此節言殷亦舉周服之名者或殷本沿虞夏甸侯綏要荒之名此特借周名以言殷制或周因殷禮周九服之名始于殷皆可鄭注王制言殷封建之制說見皋陶謨獨殷之服名不見經注無以言之但鄭謂殷時中國最小僅方三千里必無九服之名此節必借周名以言之耳其實殷仍五服甸侯綏要荒而已不言采省文耳又服數非五卽九惟周官言六服蓋周九服本除畿內連畿內除蠻夷鎮蕃則六矣然周官僞書亦不足據正義言六服支綏甚矣邦伯當兼當州之牧并天下二伯而言若連屬卒恐不可名伯正義亦非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傳曰于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疏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爲總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

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亞

案曰百僚庶尹卽有正也惟亞卽有事也惟服宗工總言之據正義以亞兼大夫士則與牧誓亞旅專言大夫者不同

越百姓里居

傳曰于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疏曰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爲總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

案曰百姓說詳堯典其致仕居田里者則載師三等采地畺內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正義謂有致仕者副之者在朝既有正田旣致仕不可仍食采邑身又見存不可無地故公



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鄭說畿內九十三國三伐皆同則致仕副邑殷亦與  
周同

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釋文曰湏面善反辟扶亦反

鄭曰飲酒齊色曰湏詩十四之三卷小雅賓之初筵疏文十八之一卷大雅蕩蕩傳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湏

于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于正  
于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

案曰鄭云飲酒齊色者蕩詩云天不湏女以酒彼疏引此注是謂飲酒而醉  
面皆變為一色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湏沈于酒也从水面聲即引周書此

文以證沈于酒則齊色意亦同故傳云沈湏也傳又以尹為正釋言文部璞  
曰謂官正也小雅都人士傳亦云尹正也是也祇為敬辟為法立釋詁文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  
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  
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釋文曰酣戶甘反易如字馬以曼及繼字

用反洪音溢又作逸亦作佚蓋許力反錄曰庶羣自酒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為嗜

傳曰嗣王紂也酣樂其身施政令于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于怨不  
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紂  
大厚于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疾狠其心不能畏死聚罪人在都邑而任  
之于殷國滅亡無憂懼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淫虐惟為  
民所怨咎眾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于殷無愛于殷惟  
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案曰傳以酣為樂說文酉部云酣酒樂也是也又以盡傷為痛傷說文卷五  
上血部云盡傷痛也从血聿而聲即引周書此文以證許力切是也玉篇卷  
中第二百二十八皿部云盡痛甚也此字本从血从聿及而乃收入皿部恐  
玉篇為後人所亂非顧野王元本其云痛甚則與說文及孔傳合至部忠恕  
汗簡卷上之二云盡古文尚書作盡出義雲章从血者又改為从夕則更不  
可解又張參五經文字云盡从聿从而而音遍而乃聲非从而而張乃云云  
疑皆非也商邑傳以為都者白虎通卷上京師篇云京大師眾也天子所居

故大眾言之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是說此經以邑為都之義也惟為憂釋詁及王風兔爰毛傳文說文無此字蓋古作離也弗惟馨香登聞于天庶羣自酒腥聞在上者國語卷一周語上云國之將亾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昭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香不上聞于神正此義也腥俗字本當作腥也傳以自為用詩周頌執競毛傳文也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云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亦是說此經之意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釋文曰監王附反劫苦八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劫茲殷獻臣

傳曰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聖賢有言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為戒撫安天下于是劫罔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疏曰劫罔釋詁文

案曰多方亦曰我不惟多誥言不在多言耳傳云我親行之欲見非空言作

誥非也吳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于人毋監于水戰國蔡澤說應侯曰監于水者見面之容監于人者知吉與凶則民監之言其來久矣傳以劫罔為固慎而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劫慎也从力吉聲即引周書此文以證固而慎之固亦慎也殷獻臣殷之故家殷士膚敏者也人望所在故欲其周固慎戒之其後教成王治洛亦曰其大傳典殷獻民亦此意釋言云獻聖也聖是通明之號也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禮記二十九卷玉藻疏傳曰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况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疏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

案曰鄭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者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彼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記文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為

春秋矣故彼疏云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尚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彼疏又引熊安期疏云周禮太史職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襄廿五季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太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太史為左史也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廿八季傳曰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為右史

大戴禮卷八盛德篇云內史太史左右手也盧辯于彼注亦云太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是

以酒誥云云鄭注云云是內史記言太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季傳云史佚周成王太史襄廿季鄭使太史命伯石為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若太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覲禮賜諸公奉篋服太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周書史記篇云維正月王在成周味爽召三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汲郡古文亦云穆王廿四季命左史戎夫作記似左史記言矣然古今人表云右史戎夫則左字是誤否則亦闕而代攝者乃荀悅申鑒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與禮記正相反非也今此疏以太史內史為侯國之官據熊疏太史即左史內史即右史襄十四季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三季楚有左史倚相侯國有左右史則即太史內史可知也鄭惟言記言記行不及六典八柄者王朝與侯國官制雖相放效若六典八柄恐非侯國所有傳言掌典法疏附會之皆非也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尚書疏傳曰于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况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疏曰于善臣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

案曰鄭以服休服采為近臣者說文木部云休息止也故以服休為燕息之近臣采之言事朝祭皆大事故以服采為朝祭之近臣也孔傳云云與鄭異攷此處上下文皆指百工官職何以爾事忽指身事服休服采為服美道服治民乎其說非也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

釋文曰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圃

鄭曰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

詩十一之二卷馬曰違行也釋文

傳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况所順疇咨之司馬乎况能迺迺

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疏曰司馬主圻封故云

圻父者尊之辭司徒致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司馬征伐闢外所專故

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迺迺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

宏大釋詁文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言大父者以營造為

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

案曰鄭以若疇為順壽又以圻父為司馬主封畿之事者詩小雅祈父毛傳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

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又云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

同彼疏云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但職掌封畿兵

甲當作畿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攷若順釋言文也疇本俗字無理不可用說文田形則作疇或作疇語詞則

作疇引書疇咨以證誰也則作疇三字各不同而疇疇皆从疇得聲者也今

此經若疇孔解為疇咨使其解果是則字必作疇矣而今乃作疇者祇因俗

人妄造疇字以當壽考之壽又強加田傍又將田形語詞誰也三字皆廢不

用槩以一疇字當之故妄改孔本作疇耳乃祈父疏引鄭注以為順壽又云

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釋文云疇此古疇字本亦作壽孔注尚書

直留反馬鄭音受然疇又無此字當是疇之誤陸德明不識故以為古疇字

馬鄭音受者蓋以疇是語詞作若疇于義無取故破疇為壽解為順壽釋文

云本亦作壽者馬鄭本也說文卷八上老部壽字卷四下受部受字並殖酉

切故音受也

壽字注从老省壽聲當是壽字二字兩字得聲亦如卷二

上口部屬字注从口屬又聲乃是壽字又字兩字得聲也司馬主兵甲而鄭以

為順壽萬民者夏官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

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

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

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此皆綏靖萬民使各得順壽之事王朝如此侯國當

略放其制故鄭云順壽萬民之圻父也薄違傳云迺違說文卷二下辵部云

違離也而馬以違為行者訟象傳天與水違行荀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蓋相違而行卽有迴繞之義馬與傳同也地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故傳以農父為司徒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圻父農父既是司馬司徒宏父自是司空也三卿一例句法平列若壽為順壽萬民薄違為廻回萬民若保當為順安萬民傳別言當順安之語勢歆側非也

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釋文曰辟必亦反

傳曰司徒司馬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汝剛斷于酒乎疏曰定辟總上自劫恣殷獻以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况而接之其實總上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泐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釋文曰佚音逸

傳曰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盡執拘以歸于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

沈湎于酒勿用法殺之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疏曰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殷之諸臣漸染紂惡日久故不可卽殺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

案曰傳以佚為失古字佚與失通謂縱失之也拘當作柯說文卷十二上手部云柯搗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柯虎何切字又通作苛秋官萍氏掌幾酒鄭彼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彼釋文云苛音何又呼何反彼疏云幾酒不得非時時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為酒食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然則彼注苛察非時正此經所謂柯羣飲也天官閹人注苛其出入秋官環人注苛留並作苛而閹人釋文又云苛本又作呵故天官官正注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地官比長注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漢李廣傳廣飲醉霸陵尉呵止廣江充傳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皆是也以俗書之謬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此不合孔氏古文苛字从艸从可今乃从止从句為苛字經典所無故許慎以為不合然

卽此可見有以可誤爲句者則拘之誤爲拘亦未必始于僞孔但僞孔竟解爲收捕則非矣飲酒罪至于殺者周禮司饗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蓋古有此法漢以後尚有此禁故有賜酺之令然曰其殺猶爲疑詞及其論決則又必審其情也諸臣惟工諸惟是語助傳以工爲官者周頌嗟嗟臣工毛傳云工官鄭箋以工是諸侯之卿大夫是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鄭曰斯析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卷六  
毛詩陳風墓門音義

傳曰汝有此明訓以享國汝若怠忽不用我教

辭惟吾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于見殺之罪

案曰鄭云斯析也者陳風墓門云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釋文引鄭尚書注云云又云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說文十四上斤部與毛傳同傳以斯爲此非也有斯明享言有分析明白之訓以享國也傳又以蠲爲潔毛詩小雅天保傳文

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洒于酒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洒于酒言當正身以帥民

案曰傳以司爲主詩鄭風羔裘傳文也

又案曰揚子法言卷四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此言甚可疑李軌吳祕注皆不明確徒亂人意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卽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卽此等句應麟此說亦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卽應補入必不任其脫落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于他處別得逸文古文所無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亾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然則酒誥旣已全亾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朱子語類徐孟寶問一條竟以子雲不見孔壁古文爲說孔壁古文漢大儒多見之况酒誥古今文皆有子雲豈有不見語類尤大誤反覆攷之韓非說林篇引酒誥

之文以為康誥蓋尚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揚雄偶據其本遂以為俄空耳識古者詳之

尚書後案卷十六

尚書後案卷十七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鄭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傳曰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于國用其臣以通王教于民通民事于國通王教于民惟乃國君之道汝惟君道使順常于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疏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于國使人君知之也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總包大臣故

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于國故連言之用臣卽用卿大夫都家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于民也上承于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

案曰鄭注云云者康叔所治當有卿大夫采邑又其所職乃當州之牧故得統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言用其庶民及小臣之賢者以達大家之政于邑用其臣之賢者以達二王後及邦君之政于國此二者皆州牧之所有事也詳翫鄭注則經惟字當作暨疑是僞孔所改也王與邦君然言則非天子故鄭以爲二王之後二王之後亦邦君也以其不臣更別目之達王及邦君政亦須用庶民但言臣者省文也大家是本國卿大夫采地故鄭言于邑王與邦君是他國故言于國也大家者封建諸侯使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詩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緜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卽衛之大家降至春秋猶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皆是也傳以太家爲兼卿大夫者是也鄭注周禮載師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夫稱家卿稱都對

文則然散文則可總言家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注云上大夫曰卿是卿亦大夫孟子孟獻子百乘之家是卿亦稱家且侯國不可言都也傳又言都家則非是疏附會之引都家之官注乃夏官敘官都司馬家司馬注文愚攷侯國之制經典無文載師家邑小都本王朝之制但侯國亦有卿大夫則制必相似若兼言都家則連載師所云以大都之田任畷地者兼舉之與侯國不合疏又以公邑解之載師四等公邑全屬王國之制侯國豈得備有且夏官都司馬注云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司馬注云家卿大夫采地觀此文甚明侯國自然只應有家不應有都何得混言都家且疏于上注改三公爲公卿下注去卿字專言大夫移易鄭注以遷就僞孔皆非也傳又以王爲天子王字句絕亦非以惟邦君爲句謂惟乃國君之道亦不詞當從鄭義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子罔厲殺人

傳曰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疏曰不言士從可知



案曰三卿已詳牧誓酒誥鄭注禮記內則云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兼職者王制疏引崔靈思疏云三卿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諸侯無冢宰宗伯司寇也尹即酒誥庶尹正官也旅即牧誓亞旅之旅但彼專言大夫此兼士為異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釋文曰勞力報反下同

傳曰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疏曰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

案曰上文既言用賢才以達政立典常以為法使三卿以下皆不敢厲人而此節歸本于躬行率先以為之倡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釋文曰宥音軌見如字徐賢遍反戕徐在羊反又七良反

鄭曰戕殘也

周禮二十九卷夏官大司馬疏。案曰釋文作馬汁

傳曰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

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疏曰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

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之下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案曰鄭云戕殘也者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郕子于郕賈逵注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是戕為殘也

又案曰論衡效力篇梓材云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以戕敗人宥連下讀又以音相近誤戕為疆又脫去敗字又以音形俱相近誤宥為有又啟字避景帝諱改開又偏傍相近誤監為賢又亂古一作聶以相近誤為率又為字古讀若化誤為化又謬解之云言賢人壯疆于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攷馬鄭于此經皆以戕為殘又鄭于太宰注引此經與今偽孔本不異則知論衡妄也

王啟監厥亂為民

釋文曰監工暫反劉工衛反為于偽反

傳曰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為民不可不勉

案曰傳以監為監官攷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鄭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為民然則監指諸侯而言啟

監猶立其監也傳云監官非是或以監為諸侯之長謂康叔但康叔為州牧固諸侯之長而此經啟監却泛指凡為諸侯者諸侯政之善否繫牧之責責監即責牧也此說亦非或又以為如三監之監此時武庚已誅何監之有尤謬厥亂為民如下文所云是也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釋文曰屬婦上音蜀妾之事妻也

鄭曰無胥戕無相殘賊無胥虐無相暴虐周禮二十九卷夏官大司馬疏傳曰教民無得相殘傷

相虐殺至于敬養寡弱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疏

曰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于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為例則

非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故也

案曰鄭以胥為相釋詁文戕為殘已見上又小雅十月之交箋文大傳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困此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此說敬寡屬婦義也屬對敬故傳解為存恤妾婦孤窮須存卹以繫屬之也疏以屬婦為屬于人之婦即妾婦也說與陸氏以屬為

妾之事妻同孔鮒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

微也疏說本此要非傳意鄭周禮州長注屬猶合也聚也儀禮士昏禮注屬

注也從尾蜀聲徐鍇曰屬相連續若尾之在體故從尾傳以屬為存恤正合

聚注續之意也說文卷十二下云媯婦人妊身也从女芻聲周書曰至于媯

婦側鳩切玉篇卷上第三十五女部云媯仕于仄鳩二切餘同說文張揖廣

雅釋詁亦云孕重妊娠身媯也又廣韻引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于媯媯

媯是妊身媯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叢言之義皆與說文同也玉篇卷

上第二十三人部又作媯壯救休救二切解與媯同此經作屬屬音通媯則

從說文作媯媯亦得為一義但此經句皆作對若上言敬養寡弱下云至于

媯媯文義偏側不得帖妥或上句敬當作矜讀為鰥則可敬矜音轉相亂或

以致誤然無所據姑存其疑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釋文曰恬田廉反

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能長

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案曰傳以引為長釋詁文恬為安說文心部文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畎釋文曰蓄創其畎畎工犬反

傳曰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

案曰傳以稽為考者鄭周禮宮正注云稽猶攷也計也稽攷而計畫之以治田也敷為布者小雅小旻傳文蓄為發者說詳大誥疆字本作量在說文卷十三下畎部注云界也从畎三其界畫也居良切又重文疆字注云疆或从疆土畎字本作卷十一下部首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倍倍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畎又重文畎字注云古文畎从田从川畎字注云篆文畎从田犬聲是所謂陳列修治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釋文曰垣音炎墉音庸墍徐許氣反一音故愛反次徐在私反

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墍塗色釋文。王天與尚書集傳二十七卷下。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四卷。陳棟書傳纂疏四卷。傳曰如人為室

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墍次蓋之疏曰室言塗墍墍亦塗也次謂蓋覆也

案曰馬云卑曰垣高曰墉者國語君有短垣是垣卑毛詩其崇如墉是墉高

也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垣牆也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是垣墉皆牆但卑高異耳又以墍為塗色且單舉墍不言塗者說文土部墍字注云仰塗也而塗字則在新附是塗當作涂玉篇卷上第九土部云墍虛既切仰塗也漢書卷八十七揚雄傳云獲人匹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獲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顏師古曰墍即今之仰泥也義皆與說文合釋文引廣雅云墍塗也故疏亦云墍亦塗也然則涂墍本一事但仰不仰小異垣墉雖有別大約俱在高處多須仰涂故馬舉概見涂也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墍猶焯焯細澤貌也塗之則細澤義亦通也其言塗色者春官守祧掌廟祧黝聖鄭司農云黝黑也聖白也釋宮地謂之黝牆謂之聖部璞云黑飾地白飾牆穀梁傳云禮天子諸侯黝聖大夫倉士黝徐邈曰黝黑柱也聖白壁也蓋地與柱宜黑牆宜白范甯穀梁注黝聖皆黑者非地官掌蜃共白盛之蜃注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今東萊謂之灰疏云蜃蛤在泥水又取為灰攷工記匠人為世室用白盛注盛之言成以蜃灰聖牆所以飾成宮室今此經塗墍指言涂牆故以為塗色也

茨傳以爲蓋者小雅甫田如茨如梁箋云茨屋蓋也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穀梁傳焚雍門之茨范甯云茨蓋也說文艸部云以茅葦蓋屋是也匠人有葺屋瓦屋葺屋是艸屋則古以茅覆屋其常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釋文曰樸音角反斲竹角反樸枉畧反徐鳥部反說文云讀與樸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疏曰二文皆言斲即古塗字。案曰

此段疏多脫誤不可讀二文者蓋指塗豎茨塗丹也說文丹部引周書作殷丹據疏疑上文塗豎茨之塗亦本作殷

鄭曰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尚書疏。陳師凱書經馬曰梓古作仔字治木

器曰梓治土器曰陶冶金器曰冶樸未成器也釋文。劉三吾等傳曰

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

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疏曰塗丹皆飾物之名樸是彩色之名有青

色者有朱色者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馬云治木器曰梓者釋木云椅梓舍人曰梓一名椅

則梓是木名而治木器亦曰梓以梓材美遂以名工故攷工記筍簾飲器射

侯皆梓人爲之也樸說文本部云木素也斲斤部云斲也馬以樸爲未成器

傳以爲樸治斲然則樸是就其素質治之而未成器斲是斲削已成器也

馬云牖善丹也者說文卷五下丹部亦云然彼即引周書此文以證鄭又引

山海經青牖者南山經文青牖即今空青鄭舉此以見牖不獨丹兼有青也

山海經所載牖又有白黑鄭不舉者丹青所用尤多也上文塗豎茨塗豎是

一事茨是一事此塗丹牖以塗字總目丹牖傳疏以塗丹皆爲飾物之名非

也

又案曰以上三喻傳疏云以喻人君爲政之道先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

加以教化飾以禮義然後功成此說是矣而未盡也愚謂周公丁寧康叔欲

其善繼穆考文王之志故有此三喻猶大誥堂構播穫之說也大傳云伯禽

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

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

橋實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

杵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杵實晉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杵者子道也

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仰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

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事亦見劉向說苑卷三建本篇

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馬以梓為杵杵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杵材者  
正以杵之樸斲丹雘比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業成于文王武王成王周公  
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明此則前二篇之詳于文王畧于武王亦無疑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  
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用懌先王受命釋文曰夾音協付如字馬本作附  
釋音亦字又作敷下同先悉薦反  
傳曰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眾國朝享于王又親仁  
善鄰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君天下能用常法  
則和集眾國大來朝享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于先  
王之道遂大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  
王受命之義疏曰先後若詩云子曰有先後

案曰傳以來為近多方夾介同說文大部云夾持也是有近義鄭忠恕汗簡  
卷中之二云夾古文尚書作爽是也后為君者說文后部云后繼體君鄭曲  
禮注后之言後釋詁后王皆君也不言王而言后對先王指繼體君也式用

釋言文付在說文人部与也从手持物對人然此字經典少用宜从馬作附  
也肆今釋詁文懌訓說毛詩大雅板傳文但古無此字釋文云字又作敷是  
古以敷為懌然敷本訓厭似不得為說說文心部懌在新附注云說也經典  
通用釋疑此得之迷傳云愚釋言云迷惑也是也

又案曰自此以下乃周公因誥康叔而并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首相為起  
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曰今王曰王謂成王曰先王曰后謂文王武王此一  
節言先王用德以懷庶邦故能格于皇天有人有土以受命今王亦當用德  
和民以繼先王而受命也其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故舉  
先王之時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始也四方民  
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梗化者故以和懌先後迷民言之欲迷民之皆化為和  
會也王應麟曰周既剪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哀梓材  
謂之迷民召誥謂之懌民皆商之忠臣義士也傳槩以為戒康叔順文敷衍皆不足  
取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釋文曰監  
古階反

傳曰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于萬年承奉王室又欲

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案曰傳非也已句噫同嘆以結之若茲句總目三篇也監惟曰欲至于萬年言諸侯能若茲誥則享國久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言今王能若茲誥則受命固也此篇三言監皆指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者而康叔實為之收長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并普戒侯甸男邦采衛且以勉王如此

尚書後案卷十七

尚書後案卷十八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鄭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

日日月相望于望後六日二十一日疏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

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于月

之半月當日衝光照圓滿而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歷者必先正

望朔故史官紀之將言望後之事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以朏紀之猶今

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一三十

五日者四分之一此年入戊午歲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

五日者四分之一此年入戊午歲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

為望是己丑為望言既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

案曰鄭以此篇為居攝五年事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居攝五年營成周召誥正是營成周事故鄭以為居攝五年是本諸伏生也史記魯世家作七年劉歆三統歷以召誥洛誥為一年內事洛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為七年孔傳從之然伏生大傳乃秦火以前之書其說原于七十子故鄭從之史記襍采羣書劉歆恐亦出揣測皆不如伏生為可信漢書五十八卷公孫宏傳周公旦治天下基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明營成周不必待七年也鄭又以三月為一月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說詳洛誥又推其不言正月之故以未制禮故也傳以望為日月相望者劉熙釋名卷一釋天云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說文全部云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从月从臣从壬至朝廷也據此則俗从亾通作望者非也傳云是月十五日望疏以十六日為既望者易小畜上九云月近望孟喜以為既望謂十六日是也傳又言越六日是二十一日疏又言是月朔是乙亥望是己丑既望是庚寅據經乙未朔之皆不誤鄭亦當同但以為

是正月非二月則異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鄭曰于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文恭也

詩四之一卷王風譜疏。禮記二卷曲禮上疏。爾雅四卷釋宮疏。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

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成王朝行從

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

疏曰周謂王都武王已都鎬知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時于豐立文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至豐告文王廟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當先祖後考此必于豐告文王于鎬告武王也

案曰鄭云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者考親于祖祖廟猶告告考可知步行也者說文亦云然步从止从少止足也少者反止亦一足也止少接踵而前為行也堂下謂之步釋宮文豐鎬異邑者鄭箋文王有聲詩云豐邑在豐水之南鎬京在豐水之東是異邑也云步自周則至于豐一似出廟入

廟甚為近便不見異邑相遠之文者成王恭于父祖奔走速疾告武王廟即行不俟車駕故錄書者不以異邑相遠為文以見成王之恭也魯世家注引此為文誤作為父據曲禮爾雅疏改正馬云周鎬京也者周自后稷居郃公劉遷繭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鎬京或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詩小雅正月赫赫宗周是也既營東都于洛又謂洛為成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是也此方從周至豐告營洛事則周自是鎬京也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鎬武王所都在長安鹵上林苑中是也云豐文王廟所在者史記索隱卷十云豐文王所作邑在郃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于豐立文王廟是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釋文曰先息薦反又如字。案曰易先天而天弗違月令先立春三日皆與此同音如字讀非

鄭曰相視也

史記齊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于周公前相視洛居

周公後往

案曰鄭云相視釋詁文伏生大傳太保先周公相宅鄭注云太保召公先周公觀洛邑也是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曰肫芳尾反又音沒反徐又芳憤反

釋文

傳曰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于順來三月丙午肫于肫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疏曰說文云肫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肫肫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于順來者于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肫又于肫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十四日也經營者攷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而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元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子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鄭云外朝一在庫門外臬門內是詢眾庶之朝內朝二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



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其市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考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

案曰傳以牘爲明疏引說文者卷七上月部文彼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是也疏又引周書月令三日粵牘者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曰日牘顏師古謂說月之光彩非是王應麟謂月采當作月令粵與日通隋東阿王碑有其詞粵是也疏既稱爲周書月令則是逸周書月令解或疑月令解卽戴氏采入禮記者但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注引周書月令與禮記月令不同則知逸周書月令別是一篇非禮記月令且亦竝無三曰日牘之文至逸周書月令其序云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今日雖存文則以矣不知孔穎達何自得之豈在唐猶未亡故得見而引之與丁未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者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故也又史記云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與此經合也云卜宅又云得卜者周官太卜國大遷則貞龜盤庚遷亳太王遷岐衛文公遷楚丘未嘗不卜故此亦言

卜宅卽洛誥所卜是也經營者大雅靈臺云經之營之毛云經度之也鄭云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故此傳云規度位處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釋文曰汭如銳反

鄭曰汭隈曲中也尚書疏傳曰于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民治都邑之位于洛水北今河南城也于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疏曰水內曰汭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于洛北今于漢河南城是也治位乃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本是殷民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遷都事大不拘常制也

案曰鄭云汭隈曲中也者此洛汭是洛入河處二水相入必有限曲禹貢河東過洛汭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記周本紀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雒汭皆是也鄭以爲隈曲杜預亦云水曲流爲汭與鄭合傳以爲洛水北攷成周

固在洛水北傳以洛汭爲洛水北可也但汭字以水內見義非以水北爲訓  
僞孔子堯典立一水北爲汭之例遂于凡汭字皆言水北于此經義雖合而  
字訓則非也傳以攻爲治者攷工記攻金攻木等工鄭云攻猶治也是也治  
都邑之位者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  
祖右社面朝後市是建國必立城郭宮廟朝市之位也鄭注天官辨方正位  
備引此經而云正位謂定宮廟然彼文正位下別言體國則正位固不該城  
郭等鄭引此證彼非正解其注此經必兼城郭等也逸周書作洛解曰乃作  
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郊  
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彼文正言營洛之  
事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攷工記匠人  
營國方九里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其數今略其奇數也云郭方七  
百里者誤當作七十里郭郭也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郭彼下文云制郊  
甸方六百里謂王畿也郭方七百里則出王畿之外四面各五十里必不然  
矣云南繫于洛水則在洛北正此經所云洛汭也云以爲大湊者孔暹注云

湊會也爲天下所湊會謂四方道里均也云乃位五宮云云者暹又云五宮  
官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暹又云明堂在國南本  
講學大夫淳于登說韓嬰詩外傳及鄭禮記注同也疏引左傳解此經爲農  
時役衆不拘常制者鄘風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箋云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  
以營制宮室謂小雪時疏云小雪十月中氣周十二月左傳凡土功水昏正  
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前小雪後方興土功而此于周三月起功不依常時  
者鄭志荅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  
否故不依常時也鄭改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則下文甲子命庶殷丕作是  
今十二月之二十一日亦非冬至以前也今十二月非農時疏約言之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鄭曰史不書王往者王于相宅無事也尚書傳曰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  
于洛汭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疏曰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是三月  
十二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不書者無事也

案曰鄭云云者公至洛之後王亦繼至而經無文故解之以爲王于相宅無

事故不書也但下傳云王與公俱至故此疏據以爲說則非是辨詳下文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于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疏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于天者此郊與社于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以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于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配文王于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祀于高禘皆據配者有羊豕也

案曰用牲于郊傳以爲告立郊位于天者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匡衡等奏天之于天子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周文武郊于豐鄙成王郊于維邑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禮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蕪于大折祭地也兆于南郊定天位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雒神明章矣據此知是告郊位成也傳以牛二爲后稷配天者逸周書作洛解云乃設丘垸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以后稷配故二牛疏引郊特牲及公羊宣三年文據彼知帝稷各一牛也傳又言后稷貶于天云云者蓋經典所言太牢皆牛兼羊豕言少牢則祇羊豕惟郊天用特牲專用牛不兼羊豕而稷則有異郊特牲又云于郊故謂之郊牲用犢貴誠也又禮器云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慎其獨也此皆言郊天特牲之事又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彼稷謂祭穀神非此配天之祭不得以爲說今孔傳乃言稷有羊豕者孝經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于明堂同是配天之典詩我將序云祀文王于明堂也其詩云維羊維牛是配食有羊則亦有豕可知又生民詩毛傳云古者必立郊禘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禘又云從于帝而見于天則是祀天而以先禘配也則配天者用太牢矣以此推之則后稷配

于郊當多羊豕以少爲貴故多爲貶也經不言者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主于祀天牛與天牲同而見之羊豕非天牲則不言也又攷鄭康成有南北郊天地分祭之說此經牛二之解傳疏既云帝稷各一有南郊自當有北郊經但言郊牛二意若專指祭天南郊不及祭地北郊者據下節疏以爲省文王商等說此經皆天地並舉疏說得之作洛解亦舉天以該地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疏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勾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勾龍爲后土豈勾龍爲地乎

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禋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省文也

案曰作洛解云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墀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豐以黃土云云正說此經立社之事也經有社無稷而傳云告立社稷之位者疏以爲省文是也既以爲省文則牛一羊一豕一亦舉社見稷耳攷之禮牛羊豕各一爲牢又爲太牢鄭注周禮宰夫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韋昭注楚語云太牢牛羊豕是也郊惟特牲社用三牲以多爲貶已見上文社牲如此稷牲可知故舉此見彼作洛解但言太社亦省文也乃傳則云社稷共牢夫社稷不可合爲一壇豈容以一牢而祭兩壇乎亂妄甚矣白虎通卷上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

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又云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據此可爲舉社見稷之明證疏乃曲附僞孔援郊特牲以證社稷共牢彼文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攷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皆者謂兩壇皆用太牢也豈共牢乎傳疏非也

又案曰鄭康成以社爲土神勾龍配社是也僞孔以勾龍卽社非也社乃土神勾龍乃人名后土乃其所居之官稷乃穀神棄乃人名后稷乃其所居之官王者立社稷以祈福報功勾龍后稷皆人鬼以勾龍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非卽祀以爲社爲稷也此社于新邑卽土神而以勾龍配者言社以該稷耳傳直以爲勾龍謬矣又此傳之說雖誤但旣以社爲勾龍則知社非卽祭地而祭地別有北郊可知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旣命庶庶殷丕作

傳曰于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疏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

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季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于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于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也邦伯諸侯之長故謂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

案曰疏引左傳者彼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篋糧以令役于諸侯卽此經用書命庶殷之意故引之宣十一季楚蒍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亦此意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釋文曰復  
法又反

鄭曰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太弓此時所賜尚書疏傳曰諸侯公卿竝覲于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疏曰上周公用書命庶殷者自命之不由王也庶殷旣作諸侯公卿乃竝覲王

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已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辨之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

案曰鄭云云者經言以庶邦鄭言以皮以皆與也儀禮鄉飲酒禮云主人與賓三揖鄉射禮則云主人以賓三揖是以猶與也云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者春秋定八年經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魯有此璋及寶玉大弓也定四年左傳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則璋與寶玉大弓非封魯公之分器當是此時所賜與周公者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璋必云以皮者周禮小行人合六幣璋以皮是用璋為幣必以皮配合之也攷公羊傳璋即寶玉大弓之玉鄭以璋與寶玉大弓殊言之者何休注公羊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亾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

事天尤重然則春秋所言玉不止于璋以璋是禮天之器當尤異故別言之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鄭曰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尚書王曰為戒成王

賜周公也

尚書

傳曰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

順周公之事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于自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疏曰幣既入即云賜周公者召公不得賜周公知稱王命也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故稱王命賜周公云我為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為言也

案曰鄭云戒成王立于位云云者是時王與公俱在王蓋以既得周公所獻之卜而來也知者洛誥王言公既定宅佯來視予卜休恒吉則相宅時王畱西都未來當于使來告卜之後而來洛也故上文鄭注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偽孔言王與周公俱至攷洛誥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又言佯來以圖及獻卜若王與公同以乙卯至洛何用佯來獻卜乎偽孔非也

鳴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鳴呼曷其奈何弗敬

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為之首耳尚書疏傳曰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憂何其奈何不敬之欲其行敬疏曰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

案曰鄭以元為首者僖三十三年狄人歸先軫元而如生是謂首為元也說又見下文傳訓大逸周書祭公解云皇天改大殷之命則傳亦得備一義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傳曰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案曰說文無遐字毛詩泉水傳訓瑕為遠則古字借也遐遠亦釋詁文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傳曰于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釋文曰瘝工頑反。案曰智本作嚮藏本作瘝瘝本作瘝皆隸書首增并改也

鄭曰瘝病也尚書疏傳曰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康誥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顛天用懋厥凶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釋文曰天知竝如字顛音喻

王曰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尚書疏。劉三吾等書傳會選五卷傳曰言困于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凶出見執殺無地自容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疏曰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

案曰王以夫訓匹夫者讀如字觀禮記若夫鄭注亦讀如字疑古自有此訓今人讀為扶解為虛字者皆俗說也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鄭曰面猶同向也尚書疏傳曰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為法禹能

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桀棄禹道天已墜其王命次復觀有殷天道所以至于保安湯者亦如禡今既墜其王命疏曰面為向義志意向天言能同天心也

案曰鄭以面為回向者鄭夏官擇人注云面猶鄉也鄉向同漢項籍傳馬童面之劉放曰謂面向之是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案曰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平

帝十二季詔引書曰無遺考老師古曰召詔之辭今作壽考與耆老義同也

傳曰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况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釋文曰誠音威

唐五威反徐音吟

傳曰召公嘆曰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予其大能和于小民成今之美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暑僭也又當顧畏于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

案曰傳以丕為大誠為和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誠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不能誠于小民胡龔切丕字始一終亥本作丕分韻本作丕丕不古通也暑為僭者說文卷九下石部云暑暫岳也从石品周書曰畏于民暑讀與巖同臣鉉等曰从品與岳同意五銜切然則山石參差不齊象似僭差故傳訓僭廣韻卷二下平二十六威亦云暑僭差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鄭曰自用也尚書疏王同傳曰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勢正

中疏曰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鹵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案曰鄭云自用也者詩執競傳文傳云躬自非也傳又以土中為地勢正中疏引周禮云云者彼疏云據中表之東表面言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昃矣是地與日為近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據中表之鹵



表而言是地于日爲近鹵亦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鹵表日未中仍得朝  
時之景故云日鹵則景朝多陰據中表之南表而言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  
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于日爲近南景短  
多暑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于日爲近北景  
長多寒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適當土中也王充論衡卷二十四難歲  
篇云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鹵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周公卜  
宅曰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康成謂禹禘成五服天下方萬里夏衰地  
減湯制天下方五千里周初定天下猶因殷地以九州尚狹也周公攝政致  
王太平斥大九州制禮復禹之舊作召誥時猶未制禮則論衡與鄭合又漢書  
婁敬曰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呂氏春  
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  
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  
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  
無難得也白虎通京師篇尚書王者必節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  
善易以聞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此皆說自服土中之義也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案曰書傳會選  
音釋治平聲

王曰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尚書疏傳曰稱周公言其  
爲大邑于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慎祀于天地其用是土中大致  
治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案曰王云君前臣名者禮記曲禮上文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釋文

曰此毗志反  
徐扶志反

傳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  
臣使比近于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  
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疏曰顧  
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

案曰傳以邁爲行釋言文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季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季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曰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尚書疏約正義傳曰繼受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案曰王云云者召公引夏殷長短之命為王監若但謙不敢知非戒王意故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也說詳君奭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季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案曰貽說文無此字當作詒

傳曰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季不敬德則愚凶不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季

案曰王充論衡卷二率性篇云人性有善有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惡則輔保禁防令漸于善召公戒成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經言初生似言嬰孩時亦可而王充以為十五子者大戴禮記保傅篇盧辯注云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入小學年二十人大學此世子入學之期經言自詒哲命謂當修賢智之德以祈永命則非嬰孩所能故王充以太子入太學之期當之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干天下越王顯

傳曰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秉常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順行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于王亦有光明

案曰傳以元為首者釋詁首元皆始則元亦首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傳曰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季勿用廢有殷歷季庶幾兼之疏曰王者不獨治當以臣助之上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

案曰傳以恤為憂說文卷十下部文式為用替為廢竝釋言文王符潛夫論卷六正列篇云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勤恤即安民民安乃命永故符說此經義如此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釋文曰顯字或作顯

鄭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與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尚書疏王曰我小臣召公自謂尚書疏傳曰拜手首至手稽首首

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我小臣謙辭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民在下自上匹之言與匹民百君子于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于王亦昭著疏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拜頭至手又申頭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于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于王案曰鄭云云者嫌似且拜且言故以為既拜與拜訖復言也拜手稽首說詳堯典傳以讎為匹釋詁文又以末為終者說文本部云木上曰末易繫詞下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詞礙之卒成之終于寶注云初礙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然則末終皆謂卦之上爻是末猶終也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釋文曰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川反

傳曰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疏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與眾自君子皆勤也

案曰勤即上文勤恤之勤上既言為治宜君臣共勤又言百君子指諸侯與

羣吏謂治民非一人故傳以非敢獨勤解之

尚書後案卷十八

尚書後案卷十九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釋文曰辟必亦反

傳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季二十成人故歸政而退老疏曰周公攝政七季三月營洛邑既成歸西都其季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洛誥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是西都所誥也言還政者以成王已二十成人故也傳說成王之季惟此而已王肅于金縢篇末云武王季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季稱元季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季克殷殺管叔三季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季六季而成七季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季十三周公攝政七季成王適滿二十孔子此言成王季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季十三是孔所據也

案曰傳以復為還政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  
主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于宗廟辟王也正義周公攝位而死稱薨不  
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位而稱薨同正諸侯者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  
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于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  
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辟王者覲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  
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又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七季致政成王  
鄭注踐猶履也致政以王事歸授之韓詩外傳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  
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  
之鄭注周禮天官說竝同此周漢相傳古義也王莽託周公以行其姦語多  
附會但漢重經術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案據非能空造莽之假託  
正為攝政復辟古學如此故得售其欺倘本無此事莽亦無山託之漢書卷  
九十九上莽傳云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  
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  
子明君也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

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  
明君之政于成王也傳又以成王時年二十者說本王肅肅據家語家語肅  
所私定與鄭不合非也說詳篇末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傳曰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  
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疏曰如往釋詁文

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

灑水東亦惟洛食

釋文曰灑  
直連反

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眾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  
相食灑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  
縣是也先卜河朔黎水者近于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

尚書疏  
顧彪述

鄭義○詩四之  
一卷王風譜疏傳曰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眾說始卜定都之意我使人卜河

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灑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  
灼之兆順食墨灑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疏曰黎水

下不言吉凶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也武王定鼎郊廓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者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故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今河南城也洛陽卽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季城成周是也

案曰鄭云觀召公所卜之處者鄭以召公先至洛既得卜經營然後周公至洛達觀于新邑營無煩更卜則經所云我乃卜者謂周公視召公之卜兆實非周公更卜故以為觀召公所卜處也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兩處是周公所卜耳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所云厥既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又鄭注以瀍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鄭意以瀍水東為召公所未卜故知是周公所卜也召公之卜為欲建王城周公之卜則為欲遷殷頑民殷民懷土故先卜近不吉乃改卜瀍水東而遷之傳疏似皆誤以為河朔黎水之卜亦為欲建王城澗東瀍西之卜亦出于周公皆非也河朔黎水者河北黎水交流之內謂黎陽也司馬彪續漢郡國志魏郡有黎陽縣其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北水經五卷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鄭注晉灼曰黎山在其南

河水運其東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各取水之陽以為名也

此地與紂都朝歌密邇故鄭云為商民懷土重遷先卜近以悅之也鄭云瀍水東今洛陽召公所卜今河南云云者舉漢地名為驗也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云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鄭以惟洛食為居民服田相食傳以為兆順食罌自淺見觀之似食罌之說為是其實非也蓋罌者烟煤所成罌字从罌罌字从炎上出罌是烟煤所為也利以引火卜者四時各灼龜之一體鄭注周禮云春灼前左夏灼後左秋灼後右冬灼前右而龜陰類不宜于火以楚焯煖其一處則止灼其處不能延及滿腹故必以罌畫之使火循罌而延藝以見其兆然則卜未有不食罌者豈食罌必為吉邪且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罌卜人占墀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體不宜占罌經何為言食罌邪當从鄭服田相食之說為長也

件來以圖及獻卜

釋文曰件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下同

傳曰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案曰件說文卷八上入部無此字新附亦無惟卷十二上手部有扌字注云

擇也傳訓侂爲使而釋詁拚拚皆爲使則此字當从手漢劉向傳引此經孟  
康注云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是也詩大雅桑柔云莽云不逮毛傳云莽使也  
經典釋文云莽本或作拚說文卷一下艸部莽馬帚也是以莽爲拚乃假借  
字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侂來來視  
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鄭曰侂來來者使二人也尚書疏馬曰貞當也釋文傳曰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

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公其常用我億萬年敬天之美  
十千爲萬十萬爲億疏曰拜手稽首施于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  
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况于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荅其拜手  
稽首而受其言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  
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  
品萬官億醜每數和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爲億也

案曰鄭云侂來來者使二人也者謂先後兩遣使非一時使二人也召公先

至洛相宅既得卜經營當卽繪其地圖未及發使聞王而周公至周公自然  
先以召公所卜及圖使人獻王及後卜吉成周乃更遣使故言來來也視古  
示字儀禮士昏記云視諸衿鞶鄭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  
乃正字今作示俗誤也馬云貞當也者乾利貞子夏以貞爲正師象傳云貞  
正也貞與正通而廣韻云正當也廣韻必有所本故馬云當也億說文卷八  
上人部云安也則非數卷十下心部𠄎字注云滿也一曰十萬曰意然則  
此字當从心不从人也傳云十萬與說文合疏引王制楚語爲證又言今算  
萬萬爲億者詩伐檀禾三百億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十萬曰億正義萬  
萬曰億今數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  
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爲九百萬畝而  
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故彼注云億十萬也詩內諸言  
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據此疏則楚茨亦傳云百萬箋云十萬各從其家  
今刻楚茨箋傳俱十萬曰億此俗人妄改凡鄭箋  
與毛異者則著之同則不復更說如楚茨箋與傳同何必復出且疏亦更不及乎  
無識者據此俗刻或反疑鄭于一經中彼此互異不知鄭訓詁極精豈肯乃爾賈逵唐固注國語皆  
以萬萬爲億韋昭則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萬爲億鄭从古數韋與

之合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秊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既鸞曰毛注萬萬曰億中數也鄭注十萬曰億下數也鄭以數為多故合言之上數宏廓世不可用則此傳是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

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伐紂已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尚書疏○禮記三十卷明堂位疏○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傳曰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疏曰于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雖有損益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知者以此云祀于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駢牛明用周禮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舊禮也

案曰鄭以殷禮為先代禮者白虎通卷上禮樂篇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是亦據此經以為用先代禮詩周頌酌疏推衍鄭意與此經注同此漢經師相傳古義也鄭又言周公制禮樂既成者明堂位及大傳皆言周公攝政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此上文言復子明辟是將致政知禮樂已成然則此時王已應即政而又言待王明年即政者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漢書律歷志引其文以為十二月戊辰周公反政是致政在是年年終則王即政在明年歲首矣此時猶未即政故仍殷禮也傳云舉殷家祭祀疏謂殷禮即周禮周禮何得與殷同且下文駢牛為證據傳以為與烝祭是一事耳若依鄭則是改歲之事何得以為證乎改歲始用周正色此時未用亦如殷尚白而元牡告天用夏禮鄭義甚確傳疏皆非也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王曰秩序也文選三卷張平子東京賦李善注傳曰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案曰王以秩爲序者秩當作豔見堯典云無文者風俗通山澤篇引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下卽引此經咸秩無文而說之云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則咸秩謂秩其尊卑無文謂禮儀簡質何休注公羊桓十一年傳鄭注禮記王制皆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是殷尚質周尚文也此言無文明用殷禮耳僞孔云次秩不在禮文者祀之非也

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釋文曰曰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案曰曰口上開字與日絕異陸應辨之陸不識字故也然觀其辨則知唐初猶不至如今人以潤扁爲日狹長爲日也篤

本作竺多壽反與篤同厚也見說文二部

傳曰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于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于民者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

案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者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是也

乃汝其悉自教工

案曰教據大傳當作學

王曰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尚書疏傳曰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

案曰伏生大傳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于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此經上言記功宗視功載且康誥言侯甸男采衛播民和見士于周則使天下諸侯盡效功正此時情事所引傳伏生據未焚書以前傳記蓋七十子緒言自爲可信王及傳非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釋文曰燄音詭敘絕句馬讀敘字屬下

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尚書疏傳曰小子慎朋黨小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案曰鄭以孺子為幼少者說文子部云孺乳子也是也傳以其朋為慎朋黨者後漢書卷四十八爰延傳延上封事于桓帝云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是也又以談談為火尚微者說文炎部云談火行微談談也漢書卷六十七梅福傳上書成帝云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注云庸庸微小兒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然則庸庸猶談談也亦猶熒熒太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正此意也厥若彝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釋文曰嚮徐許亮反惇都昆反

傳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往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嘆譽之辭于後世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尚書疏傳曰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疏曰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元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

案曰鄭注云云者孟子引享多儀四句趙岐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趙意與鄭畧同也傳以爽為差者詩衛風氓毛傳義也漢書卷五十七司馬相如傳何其爽與張揖注又卷八十七揚雄傳校獵賦不見其爽顏師古注並同方言卷十三云爽過也鄭璞曰謂過差也是也逸周書卷六諡法解爽傷也墨子及韋昭國語注皆以爽為喪爽傷喪音近故爽有傷義說文人部云侮傷也經爽侮連文則侮似不可訓傷當從傳為慢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釋文曰頌音班徐甫云反棗音匪又芳鬼反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尚書疏馬曰頌猶也釋文傳

曰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于輔民之常而用之疏曰說文云頌分也

案曰鄭以頌為分者說文卷三下支部放字注云分也即引周書乃惟孺子放以證然則字當作放且放字句絕也馬義未詳

汝乃是不養乃時惟不承哉釋文曰養徐莫剛反又武剛反

鄭曰養勉也馬王同。釋文。尚書疏。傳曰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可長哉

案曰鄭云養勉也者此字說文所無徐邈讀若甚當从菅省聲而从侵則無義鄭訓勉釋詁孟字有勉訓班固幽通賦孟晉迨羣曹大家注孟勉也秦本紀苾卯索隱引譙周云即孟卯然則此字鄭必作孟引鄭者就偽孔改養也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康

傳曰厚次敘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疏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伏生書

傳稱禮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案曰傳以篤為厚釋詁文房為來者詩我客戾止箋訓至釋詁來戾同訓至故轉相訓公羊隱五年登來之鄭注大學引作登戾之是也

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

傳曰言公當明安我童子當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眾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疏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是祭祀最尊大

案曰傳以稱為舉者逸周書祭公解載穆王命祭公之言亦有王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孔晁注云稱謂舉行也是也伏生大傳引此經云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鄭皇矣江漢詩箋皆以對為答則義同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于冲子夙夜

誌祀釋文曰旁步先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遠反。案曰馬鄭王讀皆古音說見牧誓然嫁音後世已變若依古音讀則五嫁反亦不如唐韻中迓字之音漢獻帝禪魏王詔引作御衡御即古迓字

鄭曰稱上曰衡文選五十一卷曹元首六代論注傳曰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

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于文武所勤之效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案曰鄭云稱上曰衡者鄒陽傳懸衡天下如淳注衡稱之衡懸法度于其上是也傳以迷為惑釋言文誌為慎釋詰文

王曰公功業迺篤罔不若時

傳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王曰公予小子其遐即辟于周命公後

王曰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尚書傳曰我小子遐坐之後便就君子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

疏曰遐遐朝也周公命成王坐王位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言我

小子遐坐之後便就君位于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行新政也

案曰王肅注云云者鄭注召誥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蓋王以攝政

五年春周公獻地圖卜兆之後至洛既與周公召公會錫周公幣納召公誥

此外無事還歸鎬京故王肅云成王前春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

宗周即鎬京王肅意畧與鄭合也惟云俱至為誤見召誥又言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

王者上文自復子明辟至無遠用戾皆是周公致政于王勸王行新政于洛

之言此節是王從公言受其政且許公以明年將即辟于洛并命公後故王

肅推本前事言公自洛還鎬致政而王許之如此也傳以命公後為命立公

後公當留佑我者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又云王命周公後鄭王皆以為封公

之子伯禽則此命公後即指明明年將封伯禽之事公功大宜封大國但若之

國則輔相無人故封其子是命公後者王意欲公留佑我也

四方迺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迺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

亂為四輔釋文曰救以婢反監王衡反鄭曰救安也周禮春官小祝疏傳曰四方雖道治猶未定于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

鄭曰救安也周禮春官小祝疏傳曰四方雖道治猶未定于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

公之大功不可以去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大  
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疏曰禮記文王世子云  
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

案曰鄭云救安也者大誥云救寧寧訓安則救亦安意也傳以爲撫順者說  
文卷三下支部云救撫也从支米聲讀若弭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故玉篇卷  
中第二百七十支部云救安也撫也兼鄭許二訓也士爲事說文士部文四  
輔者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疏引尚書大傳天子必  
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  
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責弼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永待詔公車  
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亦云輔弼疑丞卽引洛誥此文以證  
大戴禮保傅篇則云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  
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  
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

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  
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聽  
朝四聖維之此與諸說大同小異傳疏皆非也

王曰公定子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  
其世享

釋文曰  
教音赤

傳曰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  
功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  
世世享公之德疏曰釋詁云肅進也

案曰傳以予往爲往洛邑者下文戊辰王在新邑是王仍將往洛也祇敬釋  
詁文困哉當作困我漢書卷六十杜欽傳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  
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母困我又卷九十八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曰書  
云公母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母得遠去而令我困逸周書祭公解  
亦云公無困我哉是也傳又以斁爲厭說文支部文刑爲法大雅文王傳周  
頌烈文箋我將傳文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

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光烈考烈威也詩十九卷

周禮維天之命疏。又十九卷周頌誰誰疏傳曰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

王所受命之民于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已意疏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退為去留為來故言王命我來

居臣位為太師也

案曰鄭云文祖周曰明堂者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榘注云赤帝燦

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五德運代皆取相生周木德生木者

殷水德生水者夏金德生金者虞土德生土者唐火德明堂之制唐虞三代皆有之而名則異堯火德合稱文祖而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名不相襲要

其制是一故云文祖周明堂也鄭又云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者下文乃單文祖德直謂明堂為文祖此言乃文祖又與武王並稱則是稱文王以

文王有文德合于火精故即以文祖稱之也釋訓云烈烈威也故云烈威也

雖詩云既右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彼箋用釋詁義訓烈為光此訓威者以光烈連文不得以烈為光故訓有異亦得兩通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傳曰小子今所以來相宅于洛邑其大厚行典當于殷賢人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曰其當用是土中為

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案曰其自時中又傳以為用是土中為治者召誥自服于土中其自時中又

是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傳曰我旦以眾卿大夫于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眾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眾卿大夫

案曰傳云烈業師眾孚信並釋詁文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釋文曰單音丹馬丁但反

鄭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

詩周頌維大之命疏

馬曰單信也

釋文

傳曰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

案曰鄭以考為成釋詁文又劉熙釋名卷八釋喪制云父歿曰考考成也亦言稿也稿于義為成凡五材乾稿乃成是也昭明小雅鹿鳴箋義單盡天保箋義也馬以單為信疑非也鄭又以文祖德為明堂之德者大戴禮盛德篇云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禮記月令篇言春盛德在木夏盛德在火中央盛德在土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所云青陽左个青陽太廟青陽右个明堂左个明堂太廟明堂右个太廟太室總章左个總章太廟總章右个元堂左个元堂太廟元堂右个合之一明堂也天子南面聽天下順四時之德以出治是明堂之德也鄭又以明堂祀五帝云云者月令春帝太

皞夏帝炎帝中央土帝黃帝秋帝少昊冬帝顓頊是五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記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是明堂為祀五天帝五人帝而以文武配食之處所以祀之者為用其法度也又以周公制禮六典為用明堂法度者周禮太宰掌建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冢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居攝六年制禮而小雅斯干疏引鄭志荅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于洛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法也損益之者馬融注論語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是也

仲來恣殷乃命寧

鄭曰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

詩一之五卷召南何彼禮

疏傳曰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疏曰顧氏云

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

案曰鄭以寧為寧王謂兼文武者周公謂文王為寧王大誥君奭皆有其文

云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于尚書無其文而鄭言此者鄭欲言武王亦得稱  
寧王以說此經之寧為兼稱文武也營洛邑遷頑民凡此殷之事皆文武之  
志故曰使我來此殷乃受命于文武也周書度邑解武王曰吾南望三涂北  
望有嶽顧瞻河宛瞻于伊洛母遠天室史記周本紀又言武王營周居于洛  
邑而後去則營洛乃武王意文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傳及顧彪以寧為安  
非也

于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釋文曰秬音巨鬯音亮反  
卣由手反又音由禮音因

鄭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

尚書疏  
周禮十八

卷春官大宗伯疏。玉傳曰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

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疏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  
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  
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  
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  
意以享謂之禋注云禋敬也是明禋為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美事故太平告

廟是以美享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周禮鬱鬯  
之酒實之于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于  
文人則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  
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案曰鄭知明禋是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者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  
帝則禋是祀天帝之名明堂五色之帝是天帝與昊天上帝為六天故知明  
禋是祭五帝然則下文禋于文武亦言禋何蓋承上明禋順便言之或精意  
以享為禋可通言也據孝經祭法祭五帝在明堂又據明堂位及斯于詩疏  
引鄭志洛邑有明堂則此祭告五帝自是在明堂也鄭不言用何禮今推之  
當用大饗禮知者月令季秋大饗帝彼注云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  
不問卜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彼疏云季秋歲功總畢徧祭五帝  
配以文武祭報其功若卜牲日總卜而已不每帝卜今六典成告祭亦是報  
功當用此禮也傳以此明禋為以太平告文武與下文禋于文武為一事非  
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鄭曰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尚書疏。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傳曰言我見天

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疏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

潔告文武不敢經宿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已太平矣既告而致

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

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云不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

平即此日告也

案曰鄭注云云者上文明禋為遍祭五帝于明堂此為祭于文武之廟異地

異祭也此祭文武不知是用禘禮用禘禮抑用時享禮不可知也傳既以上

文明禋為祭文武遂以此節為申述上文實即一祭但告太平難言不宿疏

曲附之終屬詞窮益見鄭義之確

惠篤敘無有遺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作殷乃承敘萬年其承觀朕

丁懷德釋文曰避工豆反厭於艷反徐於廉反

馬曰厭飫也釋文傳曰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

道者則天下萬年厭于汝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

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疏曰釋言云惠順也釋

詁云遘遇也厚行典常有次序則凡為政者皆無遇用患疾之政以害民

案曰馬云厭飫也者曾子問祭殤必厭鄭注厭飫而已是也說文卷五上甘

部獸飽也从甘从朕卷五下食部饑燕食也从食𠂔聲引詩飲酒之饑為證

燕食亦飽義也隸變加尸又或作饜饜又省作飫皆非也傳云自用詩執競

傳文引長考成皆釋詁文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

其後釋文曰王在新邑孔馬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疏曰鄭以烝祭上屬。案曰據疏則鄭以王在新邑烝祭為句釋文脫祭字單行本及割入注疏本並同

鄭曰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于文

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為後者謂將封伯禽也

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尚書疏約鄭義。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烈文疏。又二卷魯頌譜疏。又閩宮疏。周禮十八卷春官

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

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

大宗伯疏。玉海九十七卷郊祀門

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疏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旣受周公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知晦日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季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卽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以來未嘗于此祭祀此歲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旣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齋不得以朔日卽祭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于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元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于是成王元季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

案曰鄭云云者鄭讀烝祭絕句戊辰是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釋天亦云冬祭曰烝是時周公反政成王王乃于新邑行烝祭焉云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云云者上文周公反政此別以歲起自是成王卽政元季爲欲立公後用二特牛告文武是因事告祭與烝祭各爲一事不相蒙也僞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是矣以爲晦則非也以告文武與烝祭合爲一事則大謬矣知戊辰是十二月者以是日烝祭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于周爲季冬于夏正爲孟冬是首時也攷春秋隱六年經書秋七月公羊傳云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是首時謂周之孟月必知晏子所言首時是夏孟月非周孟月者禮記

禮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鄭注云記魯失禮所由也魯之宗廟猶以夏之孟月耳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譏亟也何休注亟數也屬十二月己烝今復烝也又桓五年左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夏之七月十月于周爲九月十二月也然則四時之祭皆以夏之孟月此十二月正當烝祭之月故知戊辰是十二月日也若然則以戊辰爲晦日安見其不然乎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肫以推而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攸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季營成周七季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季事洛誥是七季事歆以二篇月日爲一季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僞傳據此而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誤矣乃遂以戊辰爲王到之日但經言王在則王到己非一日經特未見其文耳今解爲王到與在絕異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邪經言戊辰烝祭傳必以戊辰爲晦而烝祭在明月正月則祭以何日邪王到猶日祭祀大典反不日邪且周正月則夏仲冬也豈可行烝祭之禮乎若以夏仲冬烝祭則正公羊所譏矣疏乃強附會以爲冬祭必用仲月援大司馬仲冬大闕享烝爲證豈知彼注謂是月令

季秋祭禽之事本非大烝之祭邪疏又云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齋不得以朔日卽祭是因鄭謂正月朔日祭文武而爲此說破之耳但戊辰晦到本出僞傳謬說而可據以駁鄭邪且烝是冬祭萬物成熟祭必備物今用特牛豈得爲烝邪疏反謂太牢外加一牛非曲說邪又據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儻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依前南鄉儻者進當命者延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諸侯爵其臣則于祭焉賈公彥彼疏云諸侯命臣因祭宗廟命之天子命臣不在祭時常特爲祭命之孔穎達禮記祭統疏同今成王封周公後乃因祭命之降同侯國邪傳說非也

又案曰疏旣曲附僞傳幸尚附載鄭注又引烈文箋而申之云云其意則是而語尚未詳析據彼烈文疏謂是成王卽政元年歲首朔日用朝享禮告嗣位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故當用朝享之禮朝享者朝廟受政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卽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又引洛誥文王駢牛一云云及鄭注謂與烈文告嗣位爲同日事但二禮不得同當先以朝享禮告嗣

位事訖更祫祭文武于文王廟告封周公必知非一祭者告即政用朝享禮  
當徧歷羣廟封周公惟祭文武故知不同合彼疏觀之始明也

文武封周公與朝享告嗣位同在成王元季歲首朔日書疏從偽孔駁  
鄭謂告文武不得在歲首朔日一人而自相矛盾詩疏是書疏非也

詩書疏俱出類達  
詩疏推鄭義謂告

又案曰傳以戊辰為十二月晦者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為一季事就召誥三  
月丙午肫推之于中間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歷歸餘于終  
閏月皆在十二月後據歆則為閏九月非也况據伏生大傳召誥實在居攝  
五季洛誥在七季合為一季亦非也若以五季三月丙午肫推之至七季十  
二月幾市三季必有一閏矣有閏月則七季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烝  
祭自是十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為一月二月蓋惟召  
誥三月改為二月從二月丙午肫推至七季十二月方有戊辰觀鄭注洛誥  
之精益見注召誥之密偽傳及疏皆非也

又案曰周駢牛者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駢牲毛之彼注云駢牲赤色禮記  
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駢鄭上文肇稱殷禮注謂周公制禮不令成王即用  
仍用殷禮俟明季即政方用此即政元季正月朔日告祭故用周之正色也

鄭以冊為冊祝書者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云籒古文尚書冊劉熙釋名卷  
六釋書契篇云漢制約敕封侯曰冊冊願也敕使整願不犯之也是也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釋文曰王賓絕句殺禋絕句  
讀連咸格絕句裸官與反

馬曰太室廟中之夾室

釋文

王曰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太

室清廟中央之室

尚書疏。玉海九  
十七卷郊祀門

傳曰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

其廟親告太室清廟裸鬯告神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  
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疏曰王尊周公為賓異于其臣既殺二牲精誠  
其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  
五室中央曰太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  
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裸郊特  
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先言殺後言裸者殺禋咸格表王敬公之  
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以裸為重  
其封伯禽乃祭之將末非裸時也致禮記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祭之日一獻  
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酌

尸也禮醕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爲重故特言之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于神謂之祝于人謂之誥定四季左傳云命以伯禽卽史逸所讀策也文十三季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

案曰傳以此節爲卽上文特牛告文武事是也但文武異廟而上文鄭注謂禘祭文武于文王廟者烈文詩疏引此而申之云并告文武一處爲祭卑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然則此言咸格者明其躬詣耳傳云皆至其廟親告似文武廟兩處各祭者非是又以此禋裸同在烝祭日則尤謬辨已見上太室馬以爲廟中夾室則是旁次室非正室矣非也王以爲清廟中央之室得之周頌清廟序云祀文王也彼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上文鄭注謂以特牛合祭文武于文王廟今王肅于此大室亦以爲文王清廟是王肅意以此節與上特牛告祭爲一事也其以爲中央之室者清廟箋又說成者之廟象生時所居宮匠人注說宗廟王

寢明堂三者大小雖異其制則同宗廟以祭先王寢王所居明堂聽政地也文王生時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生時宮未暇爲明堂制然據樂記注克紂時所作文王廟卽爲明堂制因文王已受命不可用侯國制不嫌於廟異生宮况周公致太平制禮樂營明堂于洛邑其時文王武王在四親之數自然亦作其廟于洛如明堂矣月令十二月王各有聽政地而太廟太室則爲中央所居是在四堂之正中者也文王廟制亦如之則經言入太室裸自是文王清廟中央之太室與明堂之太廟太室同制者故王肅云云也斯于詩疏載鄭志荅張逸引此洛誥王入太室一條亦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爲天子制其意亦是指太室爲廟中太室也裸傳以爲告神殊不明疏以爲獻尸是矣又引郊特牲云云則非也蓋裸有二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論語旣灌孔安國注酌鬱鬯灌以降神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之裸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鄭注周禮司尊彝云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此皆言獻尸之裸經先殺後裸自是獻尸之裸疏誤以獻尸之裸卽是降神之裸曲說爲記者不依行事之次大謬

所引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一段乃侯國之制正所云因祭命臣者以解此經尤謬說已見前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釋文曰受命絕句馬同

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季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釋文。武成疏約鄭義。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周禮一卷。天官序官疏。禮記五十二卷中庸疏。玉海一百九十五卷祥瑞門。馬曰惟七季周公攝政

七季天下太平釋文傳曰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季天下太平

案曰鄭云文王得赤雀者中侯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鄴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鄭據此文也云武王俯取白魚見太誓云皆七季崩者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季而崩謂受赤雀銜書之命也說者以受赤雀之明季為文王元季則文王受命七季不數受赤雀之季也武王得白魚是觀兵時事後二季伐紂後二季有疾疾瘳後二季而崩是通數得魚之季及崩季為七季也然則文王受命之後跨歷八季實為匝七季武王得魚以四月崩以十二月則亦幾匝七季矣管子卷十六小問篇武王伐殷克之七季而

也周公居攝竟是季十二月亦已匝徧七季故不敢過也歷攷羣書如逸周書卷六明堂解韓非子卷十五難二篇淮南子卷十一齊俗訓皆言周公居攝七季與鄭合也馬注亦同又云天下太平說詳康誥及序

又案曰自戊辰烝祭以上皆十二月以前事亦皆七季中事也故總結之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季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七季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正義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季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季十歲家語肅私定不足信衛宏傳古文尚書鄭亦傳古文故從其說是幼弱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季十三至明季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時成王季十四即位攝政之元季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季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季則罪人斯得除往季時成王季十六攝政之三季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季而得攝政七季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季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成王時季二十是也鄭則以為武

王崩成王季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季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將即位稱已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季十三明季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季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季十四至明季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季之後明季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季時成王季十五書傳所謂一季救亂明季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季克殷明季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季踐奄四季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季建侯衛時成王季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十八稱孟侯明季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季營成周六季制禮作樂七季致政于成王時成王季二十一明季乃即政時季二十二也據此正義孔鄭異說鄭據伏生書大傳故可信伏生傳今文鄭傳安國古文然伏生亦傳業安國二家之學異流同源故往在膠合若偽本孔傳皆出王肅臆造不足據也

尚書後案卷十九

尚書後案卷二十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曰成王元季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

撫安之尚書疏傳曰周公致政明季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疏

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

者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命誥此衆士周之成周漢洛陽也

洛邑爲王都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成周漢書地理志及賈逵

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于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

獨遷邶鄘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爲士其名不

類孔意不然

案曰鄭以三月爲成王元季三月者成王即政元季即周公致政明季也鄭

又云周公自王城往成周用王命告殷眾士以撫安之者召誥洛誥言營洛遷殷事已具故此撫安之史記魯周公世家以為多士與無逸同作皆所以戒成王多士自為遷殷頑民而告之與無逸戒成王指意各別史記非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

殷命終於帝釋文曰弔音的旻閱市反喪息浪反

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釋文曰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于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于帝王

案曰馬云秋曰旻天者本爾雅釋天月令孟秋云秋氣始肅仲秋云殺氣寢盛是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言旻天者此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有取于肅殺也馬注殘闕今推之其意亦以弗弔為不至直言殷道不至于善故旻天大降喪于殷也偽傳則訓旻為愍彼釋天鄭璞注云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說文卷十下部云愍痛也眉隕切郭以音相近訓旻為愍而偽傳從之言旻天本以愍下得名但道至者則愍之殷道不至故天降喪與

馬注異攷詩大小雅三言旻天疾威是稱旻天恒有取于威故鄭駁異義云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于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爾據此則馬與毛詩及鄭義合偽傳非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釋文曰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疏曰鄭康成王肅本弋作翼

鄭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尚書疏詩一之五卷召南騶虞疏馬曰翼取也釋文尚書疏傳曰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

案曰鄭云翼猶驅也者毛詩騶虞云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又吉日云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是翼驅同義也驅即取故馬言取孔改弋非也允罔固亂云信無堅固治論語罔之生



也何晏注云罔誣罔固薛季宣書古文訓作忘郭忠恕汗簡心部有𠄎字釋  
為固字云見尚書蓋忠恕惑于偽孔故誤何志為古固字實則是𠄎字也忘  
字从古下心移其古于心傍即為𠄎實一字也左氏僖十五季及宣十二季  
皆有母𠄎亂之語𠄎亂猶𠄎惡不悛也然則允罔𠄎亂謂信誣罔而𠄎亂詞  
誼明順偽孔非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後民甸四方

反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  
沃音逸又作侑馬本作侑

馬曰肩過也釋文傳曰天欲民長逸樂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

告之天下至戒是嚮于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  
聞于世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命  
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

案曰傳以上帝引逸為天欲民逸樂者王充論衡卷十八自然篇云天無為  
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為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又卷七語增篇亦引此經而釋之語畧同王

充以上帝為舜攷經傳凡言上帝皆指天帝充此說誤其言天無為人君宜

法天則甚精確傳云天欲民長逸樂桀政不之逸樂故天譴告之與充法天

無為之義正合是也其以淫佚為過逸則非也馬本泆作肩當從肩為正釋文

云又作侑說文卷八上人部侑字在新附裴  
光遠集綴又作分見汗簡此皆因肩而誤多方言紂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與此文相類

桀紂惡同則此自當作肩說文卷八上尸部肩字注云動作切切也从尸肩

聲私剗切方言卷十云迹迹肩肩不安也江沅之間謂之迹迹秦晉謂之肩

肩或謂之蹇蹇或謂之省省不安之語也郭璞注云皆往來之見也又卷十

二云肩往勞也郭璞注云肩肩往來皆劬勞也觀說文方言解肩之義正與

引逸相反天欲民逸樂聖人法天致治桀紂動作切切往勞不安使民不逸

樂則其惡有辭也動作切切則過矣故馬云過也孔子多方既作肩而于此

妄改作泆且以馬過也之訓移屬之淫而訓泆為逸非也引長釋詁文適之

說文卷二下彖部云適之也从彖聲宋魯語革更卷三下革部云革獸皮

治去毛革更之是也甸治毛詩信南山韓奕傳義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傳曰**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于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  
**案曰**云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者酒誥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是也  
文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云帝乙以上也鄭箋云紂父以前未喪天下皆能配天而行與此合也易帝乙歸妹荀爽以帝乙為湯虞翻以為紂父荀是也據殷本紀湯號天乙紂父亦名帝乙殷道質疏可同名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傳曰**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况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案曰罔顧于天顯民祗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裴駰引馬注云云疑馬本如此

**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紂大過其過無顧于天無能明人為敬暴亂甚

**案曰**馬以誕為大釋詁文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泆水所蕩泆也是誕淫厥泆謂大淫樂其逸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傳曰**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凶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于天所罰言皆有闔亂之辭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傳曰**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于天謂既克紂柴于牧野告天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我亦念天就于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案曰**云自乃邑者白虎通卷上京師篇云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引

湯誓率割夏邑酒誥在商邑為誥又卷下三正篇云詩云命此文王子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春秋縣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于洛陽成文武之制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此云自乃邑下文敢求爾于天邑商亦夏商稱邑之明證孟子引書臣附于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言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于茲洛對商士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案曰蔡邕石經殘碑有維天命元朕不敢有八字蓋元字誤為元而脫違字也唐石經初刻後字下有「字漫滅諸本皆無此字蔡邕又缺後字以下不可改矣偽孔云誅不邪抑本無此字而以意增成其句邪

傳曰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鹵汝于洛邑教誨汝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鹵迴故為居鹵

案曰洛邑在故殷朝歌鹵南由朝歌至洛濟河而鹵故曰遷居鹵爾然康誥于東國洛而云鹵爾者洛在鎬之東殷之鹵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傳曰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眾士蹈道者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

案曰迪道說文卷二下彳部文釋詁同簡大亦釋詁文

子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尚書疏王曰言商今為我之天邑尚書疏傳曰言我

周亦法殷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于天邑商將任用之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曰鄭王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為殷之舊都

案曰鄭云云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商邑亦本天所建王注非也率肆傳云循故事憐愍汝者肆故釋詁文王充論衡卷六雷虛篇云人君子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釋詁又云彝常也方言云憐愛也汝頌之間曰憐然則彝與夷通彝常即故事引論語哀矜作哀憐是

矜憐同義充說與傳合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

我宗多遜

釋文曰遜他力反比毗志反。案曰蔡邕石經王曰下多告爾二字奄說文卷六下邑部作鄆注云周公所誅鄆國依檢切廣韻音同又音史炎反注云國各王篇又音烏檢反注云周所伐商奄也陸德明于此及左傳皆無音遜傳訓順收遜之言遁其訓順者字當作遜俗儒見遜字皆改爲遜而經典中遂罕見遜字說文卷十下部云遜順也引唐書五品不遜此古文也而爲孔已改爲遜矣此經訓順正當作遜而亦改爲遜矣不知遜遜二義全別也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遁可作孫也論語奢則不孫又近之則不孫是順亦可作孫也孫與遜遜俱可通而遜遜却不可通今皆爲俗儒改亂惟緇衣恭以疎之則民有孫宋本尚作遜

王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尚書傳曰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

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四國君叛逆我下其

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于洛邑使汝遠于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

順道疏曰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季時也于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

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

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卽來故言來自奄也民

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案曰云昔朕來自奄者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多方序云成王

歸自奄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今此多士是成

王卽政元季作上距踐奄五六季追述前事故云昔也

成王政將蒲姑多方周官四篇其次當在大誥之後康誥之前

說詳序及多方

四國者破斧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彼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蓋

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爲一也鄭亦當同知者說文邑部

云奄國在魯在魯者非必卽是一處唐魏王泰括地志遂云兗州曲阜縣奄

里卽奄國之地但曲阜乃伯禽所都奄豈應在此則括地志之言未可信鄭

成王政序注云奄在淮夷之北多方注云奄在淮夷傍據鄭此注則奄與淮

夷固相連比魯東南境與奄淮夷皆附屬故說文云在魯當以此說爲正正

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于淮夷正義有心黜鄭凡鄭說皆以私

意駁之此不可信也而奄之爲夷其證有二孟子上文言伐奄戮飛廉驅虎

豹犀象下文言兼又言驅其所驅者指虎豹犀象則所兼正指奄飛廉秦本

紀中衍之元孫曰中滿在肉戎生飛廉又言伯翳子孫或在九州或在四荒

此飛廉爲所兼之確證而奄爲夷亦可知觀其與淮夷同叛正爲一類其證

一也孔傳雖晚出然言成王遷奄君于蒲姑蒲姑齊地近其國教化之處言

其國則正與所兼對其證二也知鄭以奄爲在淮夷之地者得之

破斧疏云黜殷伐淮夸踐奄皆

東征事知四國是管蔡商奄不數准存者以淮夸是淮水之夸  
四國謂諸夏之國故不敷也此疏不詳攷而顯違鄭義非也奄既與淮夷是一則知此經四國

與詩四國謂管叔蔡叔祿父奄君者同其中即包淮夷也降命謂下令即作  
誥也王以民命為君降為誅之非也詳多方

王曰告爾般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傳曰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致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  
尚有爾土爾乃尚寧榦止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  
亦致天之罰于爾躬釋文曰賓如字徐音賓始或反徐本作翅音同下篇放此。案曰賓从馬讀  
則徐音是也榦說文卷六上云築牆端木也从木執聲古案切俗作幹非也

馬曰賓却也釋文曰賓如字徐音賓始或反徐本作翅音同下篇放此。案曰賓从馬讀  
則徐音是也榦說文卷六上云築牆端木也从木執聲古案切俗作幹非也傳曰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非但待

四方亦惟汝眾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  
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  
為天所憐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于汝  
身言刑殺

案曰馬云賓却也者馬以賓與攢同戰國趙策云六國從親以攢秦史記蘇

秦傳作賓秦又六國表云秦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賓擯通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榦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王曰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季于此洛邑尚書疏傳曰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

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于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

案曰王云云者易貞固足以幹事故有榦為有事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傳曰言汝眾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曰鄭  
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為有也

案曰傳以時為是釋詁文或為有微子傳同洪範無有佻好遵王之道無有  
佻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云母或佻好母或佻惡高誘曰或有也韓非子曰無  
或佻利从王之指無或佻惡从王之路文雖異然皆以或為有詩小雅天保  
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商頌元鳥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又奄有  
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佻九域訓與毛傳同說文卷十二下戈部或字注  
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字注云或又从土是或即域九或

卽九有隱三季穀梁傳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是或卽有也

尚書後案卷二十一

尚書後案卷二十一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案曰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論衡卷八儒增篇引同史記作無佚蔡邕石  
母功可知也儀禮士昏禮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則毋無通也說文卷十上免部云逸失也从辵免免謾訛善  
通也卷八上人部云佚佚尺也从人失聲卷十三下力部無勅字石經殘碑論語夷逸作佚漢書凡逸多作佚而勅則  
宋之見疑逸佚勅亦通也

鄭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  
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尚書疏傳曰嘆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  
子且猶然况王者乎

案曰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者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  
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  
五經異義載易孟京說亦云然攷易觀五為君子而君人五號無君子之名  
則君子非人君之稱止是在官長者傳云君子且然况王者乎與鄭合也大

雅鳧鷺箋以君子斥成王者彼欲明太平君子皆然故稱之與此注不悖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案曰稽蔡邕石經作齊

傳曰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案曰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論衡儒增篇引此文而解之云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為常攷禮記禘記夫子論蜡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注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勤稼穡有百日之勞今日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論衡據此以說此經之義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省筆也否作不古字通也

釋文曰和息亮反諺魚戰反。案曰諺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云古文尚書作參。蔡邕石經作惠。惠建反。毛詩板云母然德德傳云德德猶欣欣也是也。諺石經作延。

傳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疏曰論

語由也諺諺則叛諺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鄭曰中宗謂太戊也詩二十之三卷商頌譜疏傳曰太戊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疏曰中

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案曰鄭及傳云云者商頌烈祖序祀中宗也鄭箋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是也此疏言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彼烈祖疏亦謂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不駁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鄭言殷六廟者據正者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六者決定不毀至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也攷漢書韋元成傳永光四季詔議毀廟事丞相元成等議曰王者

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  
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祭義當云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  
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  
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  
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君皆當  
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  
此自是正論後哀帝時劉歆又議云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  
正法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太甲為太宗太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此以三宗之  
帝甲為太甲與鄭不合其謬不待言宗無定數廟濫祭瀆恐亦無此禮馬昭  
云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據此則殷之三宗廟皆不世此疏既妄烈  
祖疏亦未必得鄭意皆非也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釋文曰嚴如字又魚檢反馬作儼。案曰嚴史記魯世家徐幹中論天壽篇所引疏同。馬作儼曲禮儼若思注云儼矜莊貌釋文云本亦作嚴然則儼儼通也。寅史記作敬傳亦訓為敬則此字當作寅說文卷十四下寅部云韻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強象山不達嶺寅下也。此字無敬義卷七下夕部寅字注云敬惕也易曰夕惕若黃後人與此典以夜慎寅皆改作寅非也。度蔡邕作亮亮本俗

字不知所从無以下筆說文卷八上人部云涼也疑亮即涼字移入于下誤。京作亮遂作亮而載籍中疑罕見涼字。惟唐楊倞注荀子尚作倞耳。晚晉尚書多俗字亮采忠疇亮天功亮采有邦及下文亮陰皆作亮今觀石經蔡邕已用此字而諸葛孔明亦以此為名則其來久矣以亮為度義未詳也。

鄭曰恭在貌敬在心

尚書疏

傳曰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疏曰祭義云

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

案曰鄭云恭在貌敬在心者鄭意以嚴恭為貌寅畏為心也既以恭為貌則字不當从心疑古文恭字只作共秦人始加心而古實無此字說文卷十下心部雖有要許慎亦多有依秦文者卷三上其部但云同也疑漏其訓今經典中如文十八年傳兄友弟共之類作共者尚有之檀弓俗刻恭世子釋文恭音共本亦作共宋刻則作共世子釋文亦互易釋文單行足本正同可見古文只作共不从心或即用卷三上艸部之龔亦可也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釋文曰治直吏反。案曰治蔡邕作以未詳。祗史記作震泉陶謨曰嚴祗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祗作振盤庚陶謂朕易震動萬民以遷祭邑震作祗費誓祗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徐廣云敬一作振然則祗震振皆通也享蔡邕皆作饗。

馬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

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冊府元龜五十八卷帝王部勤政篇。

案曰馬以寧為安釋詁文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案曰徐幹中論天壽篇引作寔舊勞于外釋詁時寔同訓是故以寔為時暨古本作寔今尚書及爾雅皆从俗作暨

鄭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暨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

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詩商頌譜疏○史記馬曰武丁為太

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史記

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案曰鄭云舊猶久者說文卷十三下龜部云舊也白虎通著龜篇龜之為言

久也是舊久義通魯世家作久勞于外是也爰于暨與釋詁文云武丁為父

將師役者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虞翻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于

寶注云鬼方北方國詩商頌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毛傳云殷武殷王武丁也

鄭箋云殷道衰楚人叛高宗出兵伐之易詩所言未見必為太子時事但即

位後自宜命將豈能屢自親征或有太子時事馬不言出兵意亦略同也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案曰亮陰說命同論語作諒陰喪服四制作諒闇亮本無此字當因

訓此字為言其解雖謬然如其說亦宜作諒今改為亮是謬之謬也鄭于喪服四制注云諒古作梁梁謂之梁闇讀如

鄭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季

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黃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三卷○左傳一馬曰亮信也陰默也

為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左傳隱元年疏○晉書二十卷禮志○杜佑通典八十卷內禮篇引博士

不言言孝行著疏曰亮信陰默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季不

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繼

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于書而高

之謂之高宗三季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

案曰鄭云作起也者說文人部文云楣謂之梁者爾雅釋宮文云闇謂廬也

者伏生大傳亦引傳說曰高宗居凶廬三季不言此之謂梁闇與鄭合也又

云居倚廬柱楣者儀禮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苦枕由又云既虞翦屏柱楣然

則居倚廬是始遭喪時柱楣是既葬之後也居倚廬者鄭注既夕記云倚木

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是也柱楣者鄭注喪服四制云楣謂之梁闇謂廬

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又注喪服傳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賈公彥

疏云翦屏者既虞之後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

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然則所謂柱楣者即施

于倚廬之處故鄭併言居倚廬柱楣也朱子云柱字从手不木音冢與反蓋始者戶北向用

無柱與楣簷著于地至是乃施楣及短柱以壯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說文無柱字古通用

柱从木不手朱子小誤其言梁閣之制則是不知論語集注何以只泛言天子居喪之名殊覺顛預鵲笑

人更造菴字以當閣後漢皇甫規入菴廬巡視三軍悅感周武帝攻高齊兵

去之後齊人謂柏菴為帳幙不疑兵退是則結草木為廬皆曰菴漢胡建傳

注區者小室之名若為菴屋之類攷說文卷一下艸部無菴字新附亦無則

此字實當作閣也論語子張引書高宗諒陰云云何晏集解采孔安國注云

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然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

意復疊孔說非是馬融從之古文尚書偽本托名安國為傳亦采論語注人

之說命傳同而彼正義又添出信默之信為信任冢宰邢昺論語疏亦用之

尤安中之安矣當從鄭說為正晉書杜預傳元皇后崩依漢魏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

三季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虛欲問諒闇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

和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嚭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事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

闇之證也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宣棄叔向譏之曰三季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

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季而云諒闇三季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議其除喪而議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

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季故稱過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季無改于

父之道玩預說知梁閣乃因廬非信默之謂信默之解出十安國鄭師祖孔學而不襲其說知鄭學之宏通非諸

儒所及也國語武丁三季默以思道章

昭卽以諒闇解默字之義此尤誤會

其惟不言言乃雍

鄭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尚書傳曰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

發言則天下和疏曰鄭元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季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

則為出言在三季之外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

不言在喪必無言矣知喪畢乃言也

案曰鄭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者不言特不出政非三季竟如土偶故鄭

以為在三季內之言說命乃偽書云免喪猶不言者欲以起下羣臣咸諫正

如今日作時文者挑剔翻弄法耳豈可作事實乎且坊記上文先引論語三

季無改于父之道下文方引高宗三季不言言乃驩則言乃驩在三季內非

免喪後可知也又以雍為和諧者大雅思齋毛傳靡靡和也雍靡通也據疏

所引鄭注則鄭所傳古文尚書亦作言乃雍與偽孔同史記魯周公世家作

言乃驩裴駮集解引鄭注云驩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坊記

引作言乃謹注云謹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此

與史記同但裴駟所引鄭注如果是無逸注則既解為雍又解為驩必無此理蓋作驩者今文史雖稱司馬遷所載多古文實亦襍采今文作雍者則古文也裴駟所采必是鄭大傳注而于無逸仍作雍解各從其家漢儒傳經往來如此熊朋來經說乃云坊記言乃謹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為無逸之文矣稱為謹說之謹不知本文當為雍說命晚晉偽書鄭何由見鄭于無逸明云和諧乃詆其不知非也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馬曰寧安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釋詁文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鄭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尚書疏傳曰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故亦享國永季

案曰鄭云云者詩無小無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民是也傳謂政之小大非也史記云高宗饗國五十五季裴駟注云尚書作五十九季至蔡邕石經則

又作百季漢書五行志有云高宗致百季之壽劉向杜欽兩傳杜欽在杜周傳中亦俱

有此言與蔡邕合王充論衡卷二無形篇云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季又卷五異虛篇云殷高宗時桑穀俱生于朝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桑穀也遂享百年之福此皆與尚書不同所傳者異也

其在祖甲

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又索隱十卷○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困學紀聞二卷○馬同王曰祖甲湯

孫太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同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下文王義非是辨亦見下

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案曰舊史記作久

鄭曰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于人間故云

久為小人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一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二卷○蔡沈書集傳五卷○黃度注五卷○吳澄書纂言四卷○朱祖義尚書可解九卷○金履祥通鑑前編五卷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

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于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歿祖庚立祖庚歿祖甲立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

疏曰祖甲是太甲為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鄭元云云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亾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也

案曰鄭馬云云者鄭馬以此節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節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同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且無逸一篇小人字八見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故知是逃于民間而為小人也傳以為太甲非是疏引國語史記辨祖甲非賢但經與傳記不同當以經正傳記不當以傳記疑經辨詳下文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

三年

案曰三十唐石經作卅但卅乃變文依正當作卅說文卅部云卅三十非也先合反

王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在桐三季思集用光起就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于眾民不敢侮慢憚獨以知

小人之依故得久季此以德優劣立季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疏曰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以德優劣季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案曰祖甲鄭以為帝甲說本馬融傳以為太甲說本王肅鄭是傳非也三宗世次相承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其辨一也禮祖有功宗有德考之史太甲稱太宗而未嘗稱祖正義于此說已持之不堅足徵其妄其辨二也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其辨三也孔傳之意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為一彼偽文固不足信且此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乃云太甲為小人之行不亦妄乎其辨四也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季太甲惟得十二季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季知祖甲是帝甲明矣司馬貞所見紀季舊本自是可據

今本紀季未于以為爲書太甲享國甚短所以不數又何疑乎其辨五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釋文曰既丁南反樂音洛。案曰生則逸中論

天壽篇引不重出惟耽樂之從耽字論衡語篇引作湛攻毛詩凡耽樂字皆作湛古字如此之從漢鄭崇傳及論衡中論引皆作是從亦罔或克壽中論引同鄭崇傳及論衡所引作時亦罔有克壽四三中論作三四

傳曰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稼無度與小人之子同其敝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以耽樂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高者十季下者三季言逸樂之損壽

案曰傳云逸樂損壽者漢杜欽傳欽說王鳳引曰或四三季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欲生害與傳逸樂損壽合也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

引此經而說之云長夜之飲糟工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

毒而死雖未死宜羸臞矣與傳義同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傳曰太王周公會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

其父祖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釋文曰卑如字馬本作俾鮮息淺反吳音則本亦作仄。案曰蔡邕石經及漢谷承傳引小民皆作小人惠鮮作惠于

馬曰俾使也釋文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

稼穡之艱難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之鰥

寡之人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疏曰昭五季左傳云日

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

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吳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

十位食時為辰日昃為未言文王勤于政事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于

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吳然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古

人複語猶艱難也

案曰馬云俾使釋詁文云惠鮮鰥寡者偽孔本如此當有所據但依文義宜

以惠鮮相屬為解謂惠鮮此鰥寡今云加惠鮮乏之人非也攷釋詁云鮮善

也詩小雅北山箋車牽箋大雅皇矣箋皆用此義然則此經亦當訓善即鮮

我未老鮮我覯爾之鮮當音仙黃鳥箋云以善道與我是也墨子卷四兼愛

中篇云文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同獨無兄弟者有所禡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是正說此經之義也傳以吳為日昧者說文卷七上日部昧在新附注云日厠也國語卷十七楚語左史倚相語子亶引此經韋昭云日吳日昧與傳合也說文厠字注云日在鹵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此當云从日从仄亦聲徐鉉曰俗別作吳非是然汗簡亦有吳字蓋說文卷九下仄部云仄側傾也卷十下大部云傾頭也二字皆阻力切又皆傾側象日鹵下且仄字籀文𠄎即从大故厠亦可作吳也離九三日吳之離荀爽云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吳欲言其勤故兼舉中吳也豐彖日中則吳孟喜作稷中候握河紀云叻明禮備至于日稷鄭注云稷讀曰側穀梁春秋經云戊午日下稷公羊左傳皆作吳范甯曰稷吳也隸釋卷一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卷四李翁析里橋郁閣頌云劬勞日稷卷九費鳳別碑云乾乾日稷伏瑗齊地記云齊城齒刊劍系水出故曰獲門古側稷音近然卷二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仍云勞神日吳則厠之作吳自漢已然也經云不遑暇食而傳惟云不暇食者遑亦暇也俚暇釋言

文召南殷其雷小雅四牡傳皆云遑暇也國語則以皇為遑說文卷二下彖部遑在新附注云或从彖此字不知始何時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釋文曰供音恭。案曰晏子卷一諫下篇盤于遊田作盤。與下文萬民惟正之供皆晉人改。

游于田國語卷十七楚語惟正之供作唯政之恭說文無

傳曰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眾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疏曰釋詁云盤樂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季

尚書疏。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

王曰文王受命嗣

位為君

尚書疏

傳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季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曰文

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世子文也于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季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季即位此據代父之季故為即位時季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季半折以為中身則四十七時于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云受殷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云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

案曰鄭云受殷王嗣位之命者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鄭彼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嗣樹子不易也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昭注云以為太子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是諸侯世子嗣位為君必受命天子殷制當亦然也攷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天命王天下又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則又是受商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鄭恐人疑此受命如彼二文所言故特言受殷王嗣位之命也知者文九十七而終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季而崩則受天命時季已九十弓矢之錫當亦距此時不遠此言中身則是中季其後享國尚有五十季則非彼二文之受命矣王注同也又呂覽季夏紀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季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季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季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季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經言五十季舉成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

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釋文曰愆起虔反○案曰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承引經曰繼自今

詞王其母淫于酒母逸于游田惟正之共隸釋蔡邕石經殘碑有酒毋劫于遊田維七字維下闕其下即有其字合之承所引正同今乃作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疑皆偽孔增改也石經其下即繼以母兄曰今日五字曰下闕兄即况字今作皇疑偽孔從古文作皇是也愆汗簡卷上之一采古文尚書作孽說文卷十下心部愆字重文作孽注云徐文然則孽與彼同而又畧省也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尚書傳曰所以無敢過于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疏曰觀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案曰鄭以淫為侵淫者說文水部淫浸淫是也皇石經作兄者兄古况字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况乎我多有之是皇亦與况通但尋石經作兄本意未必即以兄代皇詩大雅桑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斯引釋文皆音况小雅常棣况也永嘆釋文云或作兄漢書尹翁歸字子兄注云兄讀曰况樊毅華嶽碑兄乃盛德洪适云以兄為况管子書亦多以兄為况是兄况同也詩三處毛傳並云滋然則母兄曰者母滋益曰云云也偽孔作皇訓為暇上文不遑暇食遑即是暇下文皇自敬德鄭亦訓暇則作皇者是也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酬于酒德哉

釋文曰酬况戎反

傳曰以酒為凶謂之酬言紂心迷政亂以酬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

案曰漢書卷七十五翼奉傳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引此經皆作母若

殷王紂論衡又申之云母者禁之也古母與無通說已見篇首酬說文卷十

四下酉部無此字俗字也據義當作酌彼酉部云酌醉管也說見微子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肯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此

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

詛祝釋文曰譎馬本作斬幻音思詛訓助反祝之又反。案曰譎馬本作斬注疏所采釋文漏去今從單行全本補入

傳曰嘆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譎張誑也

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

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

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疏曰譎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

欺人也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鹵域有幻人是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

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

詛祝意小異耳

案曰傳以譎張為誑疏引釋訓云云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譎訓也从言壽

聲讀若壽周書曰無或譎張為幻張流切卷四下予部引周書此文亦與今

本同郭璞注爾雅本則作佻張詩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佻予美彼箋云誰佻

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也據釋文則馬又以譎作斬後漢皇后紀孝仁董

皇后嘗何后曰汝今斬張怙汝兄是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棗覆餗姦寇佻

張李善曰斬與佻古字通善即據馬融尚書讀佻為斬也又郭忠恕汗簡卷

上之一謂嘲古文尚書作咄今攷尚書無嘲字此所云咄亦即譎字也譎佻

斬佻咄字體五變古字古音實同也傳又以幻為惑者說文卷四下予部

字注云相詐惑也从反予胡辦切汗簡卷上之二云幻古幻字戶慣切見尚

書此字說文不載據文則是古文也聽蔡邕石經作聖乃訓下無之乃二字

亂下無先王之三字攷古聖字作𠄎俗儒不識𠄎為聽字遂誤作聽汗簡耳

部有𠄎字鄆忠恕釋云聽亦作聖宋史文苑傳言忠恕嘗定古今尚書蓋忠

恕見偽孔書作聽蔡石經作聖故以兩字兼釋之其實𠄎字从耳呈省聲即



聖字之省文釋為聽者誤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傳曰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釋文曰詈力智反。疏曰皇王作况。案曰皇蔡石經作兄兄以自作自蓋自或省作自故誤也。說文卷四上自部云自鼻也。又自部云自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氣从鼻出與口相助也是自省作自也。曰篆作自象口氣出。自省作自與自相似故誤耳亦當以自為正也。

鄭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尚書王曰况滋益用敬德尚書傳曰小人怨詈則大自敬德有過則曰我過

案曰鄭云皇謂暇者義見上文王注非也

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

鄭曰不但不敢舍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尚書傳曰怨詈四王不啻不舍怒言常和悅

案曰鄭以不啻為不但者說文卷二上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是有不但義也又云乃欲屢聞之云云者承上敬德省愆而言明是欲聞得失如傳云云

則經言不敢舍怒足矣何不啻之有鄭是傳非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案曰此厥不聽人句與上文同亦當作聖

傳曰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疏曰王肅讀辟為辟扶亦反。釋文曰叢才公反。

王曰不永念厥辟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尚書傳曰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罰殺無罪天下同怨讎之叢聚于其身

案曰王以辟為刑者釋詁云辟舉也是辟為刑也傳以為為君之道攷釋詁辟雖亦有君訓但此方戒王聽讒言殺無罪則此念厥辟自是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不應泛指君道傳說非也傳又以寬綽為寬緩者詩衛風淇奧云寬兮綽兮毛傳云寬能容眾綽緩也是也又以叢為聚者說文卷三上學部文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案曰嗚呼石經殘碑載隸釋作於戲此篇凡七嗚呼觀此一處其餘當同今作嗚呼衛包改也又監上石經無其字

傳曰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案曰伏生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白虎通卷上爵篇云元大德九年劉世常刻本有張楷嚴度序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帝王德有優劣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王治五千里內也其下亦引書無逸云云為證其意蓋言天子亦在頒爵五等內以見必當有德以居位之義今無逸無此文不可得而詳矣

尚書後案卷二十一

尚書後案卷二十二

東吳王鳴盛學士

周書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

傳曰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疏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于中以為十六謬矣

案曰傳以君奭為周同姓疏言非文王子又引皇甫謐說駁之者攷謐以奭為文王庶子見詩甘棠疏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王充則曰召公周公之兄然史記但云同姓則非文王子史記所述世系據世本世本出晚周是秦火以前書為可信莊三十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范甯

注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禮記大傳云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或出太王或出王季之別皆未可知楊士勛疏亦用史記同姓之說鄭于甘棠箋云召伯姬姓名奭是非文王子也說文卷四上苜部云奭盛也从大从苜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徐鍇曰史篇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卷四上卯部又有奭字與奭字相似有𠄎字古文以為醜字皆从二目故史篇以為召公名醜實則名奭也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釋文曰弔音的

傳曰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于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案曰弔訓至與毛詩詁訓合說詳大誥俗臆解為如字讀者皆非也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釋文曰棗音非忱市林反

鄭曰殷之興亡與君奭同知尚書疏約鄭義傳曰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

信于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

案曰鄭云與君奭同知傳云亦君所知者此我不敢知與召誥同文彼王注

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與鄭此注及傳合也傳以基為始乎為信釋誥文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釋文曰終馬本作崇○案曰蔡邕石經終作道詳作詳

馬曰崇充也

釋文○案曰注疏所采釋文作受也作受則無義今從單行本改正

傳曰紂終墜厥命以不善故

案曰終馬作崇訓充者釋誥文鄉飲酒主人拜崇酒注云崇充也言酒惡相

充實樂記子語賓牟賈武始而北出六成復綴以崇注云成奏也每奏一終為一成六奏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是崇為充充滿周

備兼有終義故曰武始日以崇以崇卽以終毛詩蝦蟇傳云崇終也此經對

上文基為始故言崇卽終也直改終則非也祥孔訓善者亦釋誥文說文卷

一上示部云祥福也一云善是也蔡邕作詳者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

祥本亦作詳

亦見丙子學易編晁氏曰苟作詳審也文意尤順晁不知古祥詳通用故云然

公羊昭十一年經盟于侵芊疏云穀

梁傳作祲祥字服氏注引者作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

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祲祥服虔引公芊作

詳今公芊作侵芊者春秋繁露云芊之為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辭亦云

芊者祥也鄭注車人云芊善也然則祥可通詳又可省作羊其實一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

命弗克經歷

釋文曰已音以過於葛反徐音渴絕反佚音逸易以政反謹氏壬反

傳曰君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于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眾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

案曰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引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裴諶乃凶隊命古佚字皆作失外傳周語云淫失其身管子山國軌曰未淫失也秦訓楚文曰淫失湛亂董道訓失為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傳云肆失也失猶逸也逸與佚同謂逸囚也公羊經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佚獲也釋文曰佚一本作失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淫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云失欲生害主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淫失皆以失為佚然則莽作過失與孔作過佚同也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傳曰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且言異于餘臣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鄭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言寧王者即文王也

尚書疏王曰周公重言故稱又曰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

尚書疏約正義

傳曰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用令釋廢于文王所受

俞疏曰鄭以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王以周公重言孔不解當與王同

案曰鄭云寧王即文王者說詳大誥洛誥又曰之解鄭是王非也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鄭曰皇天北極大帝也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三卷○詩十卷○史記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

傳曰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太甲繼湯時則

有如此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疏曰據太甲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為烈祖烈祖湯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伊尹也詩稱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鄭元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于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

案曰鄭云皇天北極大帝者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是也又云伊尹名摯者出孫子兵書用間篇云湯以為阿衡云云者詩商頌長發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彼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商王湯也隸釋卷八衛尉衡方碑云肇先蓋堯之苗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卷十二浚儀令衡立碑云其先出自伊尹阿衡官有為氏又卷十外黃令高彪碑云猗衡篤禮釋云說書者以阿衡為猗平偏旁假借倚與猗近是湯以伊尹為阿衡依倚取平也又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者釋言云尹正

也說文卷三下又部云尹治也从又ノ握事者也春秋無露卷七三代改制

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于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是尹天下稱尹與鄭合又說文卷八上人部伊字注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

據此則是稱伊亦有取于尹治之義故鄭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也呂氏春秋卷十四本味覽云據元嘉興路總管劉貞刻本有鄭元補序有仇氏女子采桑得嬰兒空桑中獻之

其君令杼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自出水而東走明日視自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說則以伊為水名本其所生處為氏與鄭說異恐未可信也鄭又云至太甲改曰保衡者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是伊尹卒于沃丁時終太甲之時秉衡者惟伊尹知經言太甲時之保衡即阿衡伊尹也云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者劉向說苑卷八尊賢篇云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據此則伊尹本是三公而詩書稱為阿衡保衡明是為之美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此阿衡保衡他無所見乃特起之正所謂不必備惟其人者又長發詩以阿衡

為卿士彼疏備引鄭此注而辨之云彼注阿衡保衡皆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司空公鄭彼注云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但不知伊尹何公所兼何卿也詳鄭意以伊尹在湯為阿衡明見商頌而保衡亦取衡名惟更阿作保經再言時則有知是太甲改稱偽孔乃造為偽太甲云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欲見伊尹于太甲時仍稱阿衡又造偽說命言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即用此經成湯伊尹格于皇天之文却以昔先正保衡冠其上欲見成湯時伊尹即兼保衡之號不待太甲始改而于此經則總言太甲繼湯合兩時則有以為一是其故與鄭相抵牾也疏乃曲附之引彼偽書證此偽傳豈知經傳本出一手皆非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鄭曰上帝太微中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史記二十門卷燕召公世家集解馬曰格至

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傳曰太戊太甲之孫伊陟臣扈率伊

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疏曰

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子咸父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按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

案曰鄭云上帝太微中所統者何休注宣三季公羊傳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故鄭注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上帝太微之帝也彼疏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即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放此然則此云太微中所統者是指太微所統之五帝也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高誘注云太一天神馬注堯典

亦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者易乾鑿度有太一九宮法鄭注云太一北辰之神則太一卽北辰耀魄寶亦卽天皇帝在北極者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一六天雖六而實一也此經上文伊尹聖人言格于皇天故鄭以爲北極大帝伊陟臣扈功德不及伊尹故但格上帝而鄭以太微所統五帝言之也馬云道至上帝謂奉天時者太微五帝迭相休王以成四時春生夏養秋收冬藏奉天時者順其氣以出政令若月令所紀是也疏以臣扈不得至太戊仍在者太戊爲湯元孫爲世則五其間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及沃丁小甲雖已等則湯至太戊除太丁未爲君凡九君矣史記于三代止表其世未詳其季晉有竹書紀年紀湯爲天子至太戊元季凡八十四季竹書出于東晉託言汲郡人不準發魏安釐王家所得其事怪誕不足信但季數雖不可攷而臣扈至太戊歷九君壽必百餘歲百餘歲人上世常有不足多怪疏謂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皆非也傳以又爲治者說文雙部文又與雙同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傳云咎單巫咸寔守王家所謂又王家也

又案曰俗儒以天帝爲一輒毀鄭氏以古訓考之皆非也鄭注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云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帝又注以蒼璧禮天云云已見上節案一條內賈公彥疏之云已下有五天明此禮天是冬至祭圜丘者又注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云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賈氏疏之云下文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此三條爲一說卽此經皇天爲北極大帝也注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云五帝靈威仰云云又注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云已見上文又注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注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雜記可以有事于上帝注同注詩商頌長發帝立子生商云帝黑帝也注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云上帝五帝也典瑞旅上帝及秋官職金旅上帝注竝同此九條又爲一說卽此經上帝爲太微中所統也注月令季夏之月以其皇天上帝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丘也上帝太微五帝此條則合而言之蓋鄭氏之意以皇天與上帝不同冬至所祀于圜丘以帝嚳配者皇天也正月所祀于南郊以后

稷配者上帝也記曰啓蟄而郊則郊以夏正明矣周易乾鑿度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也俗儒以為圓丘卽南郊無二時無二地無二配于是以啓蟄之郊專為祈穀非也鄭說惟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一條似有可疑然疏家以長日為建寅之月非冬至又何疑哉諸文有兼稱者有單稱者或相糝葛蓋皇天得兼稱上帝上帝不得兼稱皇天故耳賈公彥云春秋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卽春秋文耀鉤云春靈威仰云云又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按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帝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明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按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耀實又云皇天上帝又各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于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禮案設皇天以旅上帝上帝卽大帝堯典曰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共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耀實上帝太微五帝亦是上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自王肅始以六天為鄭氏罪案趙匡因之宋元以來諸儒羣起而樂之若與鄭氏有怨讐然者合郊丘而為一混天帝而不分憑空架虛謬妄相襲獨不思周禮言祀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帝之有六經典固有明據五帝分主四時故馬融以格上帝為奉天詩而皇天則北極最尊者也其各為之名字亦皆占訓相傳非鄭私造何怪之有乃或以為天卽理或以為天猶性帝猶心或以為徧覆曰天主宰曰帝皆浮游不根豈足為典要惟趙訪述其師黃澤之言獨宗鄭說學者宜深思之鄭說于古有可徵于理本不悖耳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傳曰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高宗卽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疏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孫也說命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邁于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乃求傳說

案曰竹書紀季言武丁元季命卿士甘般三季夢求傳說得之漢書古今人表甘盤與傳說竝列此言甘盤不言傳說蓋偶不及之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季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王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

傳曰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季所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案曰王以率為循釋詁文祭法說虞夏殷周四代禘郊祖宗之法鄭注以四



者皆為升祖配天之祭禘謂祭昊天于園丘也郊謂祭上帝于南郊也祖宗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經典所言配天之祭惟此最備然則此經上文既言格于皇天又言格于上帝此云殷禮陟配天遂合明堂祖宗之祭而併言之蓋謂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也傳以純為大釋詁文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釋文曰屏侯領反辟必亦反

王曰王人猶君人也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尚書傳曰自湯至武丁其

得人則大臣可知王猶秉德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舉用治其君事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于四方如卜筮無不是信之

案曰傳取王義

公曰君爽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鄭曰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尚書王曰殷君臣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

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尚書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

紂不能平至天滅之加以威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之以為法

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疏曰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

之善惡言不及臣王肅以為兼言君臣鄭注以為專言臣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專言臣事者君爽臣也告君爽宜言臣事且承上文成湯等五君

皆賴賢臣以致治故鄭以為專言臣事也王孔非也

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制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

有夏案曰禮記緇衣引君爽曰在昔上帝制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制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正義曰伏生所傳厥陽侯所注者為今文尚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禮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古文為制田古文作申觀古文為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為寧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尚書也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于義理

傳曰在昔上天制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于其身謂勤德以

受命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案曰緇衣注制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

謂命之使王天下也釋言云蓋割裂也蓋割同訓故鄭以割為蓋傳云制非

也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秦顛有若南宮括

釋文曰虢寡白反徐公伯反閔音宏天於表反

徐於驕反散素但反顛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土活反南宮馬本作南君

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

尚書疏○詩十六之二卷大雅蘇疏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四卷

傳曰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虢國叔字文王弟閔氏天名散秦南

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疏曰僖五季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弟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閔散秦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

案曰鄭引詩傳說云云者大雅蘇詩卒章云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走子曰有禦侮則鄭所引傳是蘇篇傳也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論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于張恭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云呂望太師云云者大明詩云維師尚父毛傳云

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是呂望為太師故周公不敢以自比也此經所舉五人而國語卷十晉語稱文王在傳弗勤處師弗煩敬友二虢其即位也咨于二虢度于閔天謀于南宮此所舉止三人墨子卷二尚賢上篇云文王舉閔天秦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周公為子以秦顛閔天為臣此所舉止二人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秦顛來賓則又止舉一人皆文有詳略爾非有所去取也若古今人表以秦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列第二格虢中虢叔列第三格但晉語既言文王敬友二虢而白虎通卷上辟雍篇且謂周公師虢叔則虢叔不劣于四人甚明人表任意高下不可信也傳以虢叔為虢國叔字文王弟疏又引左傳證之者韋昭注國語云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僖五季傳杜預注則以二虢為文王同母弟攷漢地理志右扶風有虢縣此鹵虢也河南郡滎陽縣應劭注云故虢國今虢亭是此東虢也僖五季疏引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鹵虢虢公是也國語卷十六鄭語史伯對鄭桓公韋昭注與賈逵說同隱元季鄭莊公言制虢叔歿焉此虢

叔韋謂是號仲之後世子孫為鄭桓公所滅者故云歿焉非此經之號叔此  
經號叔自是封鹵號其後為晉獻公所滅者也

公羊以號為郭假借字 穀釋卷九北軍中  
侯部仲奇碑云其先周之冒緒虞部建國  
享土受胙政衰道失晉克其邦又卷十司隸從事部宛碑云其先出自郟叔寔有懿德文武諮焉郟即號也號有  
二此經惟言叔者王侯彌堂集古錄卷上周文王命滿鼎銘云惟三季四月庚午王在豐王呼號叔召虜彼國語  
謂文王即位各二號是初即後位此三季在豐是受命稱王之三季詩文王受命作邑于豐是也計文王在  
位共五十一季白慶內質成收稱元季凡七季而蒙然則初時二號並列晚季惟叔用事故此經惟言叔也 傳又

以開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定六季公羊傳仲孫何忌曷為謂之  
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譏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  
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殺其君即位後改為熊君是為二名謹案文武賢臣  
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趙明誠金石錄散季敦銘引攷古圖說  
以太初歷推為武王器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此皆與偽傳合但  
大戴禮記卷七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古今人表女皇堯妃  
散宜氏女然則散宜乃氏傳云散氏非也五人名氏雖散見羣書然在文王  
時事蹟亦罕傳惟文王被拘羑里散宜生求珍物獻紂得免此事最著見淮  
南子卷十一道應訓而殷周本紀謂闕天之徒共為之後漢書卷六十四延  
篤傳亦云文王廬里闕散懷金李賢注引帝王紀云散宜生南宮括闕天學

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好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  
諸物與紂皆所傳聞異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

時昭文王

釋文曰蔑  
徐公結反

鄭曰蔑小也尚書疏傳曰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  
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于國人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  
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

案曰鄭以蔑德為小者易升象云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小即精微也逸  
周書卷八祭公解穆王言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云言已追學文武之微  
德是也中庸引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閒居論三無此以無言道也說  
文引古文奇字曰无通于元則无元同義蔑者无也蔑德體元之德也韓詩  
外傳曰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慎子曰夫德清微而不見禮器云禮  
有以少為貴者德產之致也精微天下之物無可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  
乎故君子慎其獨也文王蔑德即此也

通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釋文曰見賢遍反冒莫報反下同馬作易聞音問或如字

馬曰勗勉也

釋文

傳曰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

受有殷之王命

案曰馬云勗勉者釋詁文云冒聞者說文巾部云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漢書言治田有陳根脈發土長冒櫛之語是冒有上進義故云冒聞傳云覆冒非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廸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鄭曰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歿者餘四人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三卷

傳曰文王沒武王

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歿故曰四人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疏曰號叔文王弟其季長故先歿

案曰鄭言五人中有一人歿不言誰歿傳以號叔實之者說苑卷十三權謀篇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曰此妖與武王曰天落兵也周本紀武王克商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衛武王又命南宮括散財發粟命閎夭封比干墓又逸周書卷四克殷解言武王克商秦顛等事與史記略

同乃史記之所本惟南宮括作南宮忽殆卽一人又墨子卷二尚賢下篇云武王有閎夭秦顛南宮括散宜生然則四人皆在獨少一號叔馬融說武王亂臣十人有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亦無號叔鄭注與馬同故傳云號叔先歿孔叢子卷上記義篇云號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歿四人者爲之服孔叢子與孔傳固係一手僞書而此說則近是也隸釋卷十二先生郭輔碑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采食于號至于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時爲晉所并又銘云寔惟先生號仲之裔攷晉滅者尚號乃號叔後而此以爲號仲且武王時號叔已前歿安得號仲反在而封之皆非也傳又以劉爲殺說文金部文劉古作鏹揚雄方言卷一云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是也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傳曰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案曰傳以冒爲布冒攷說文卷四上目部云冒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囿亾保切說文所引乃孔壁真古文爲可信彼文旣訓爲低目視是

謂武王尊禮賢臣不敢高視禮記曲禮論臣視天子于面則敬則天子視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季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譏之武王恭以禮臣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夷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傳曰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于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夷其共濟渡成王同于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疏曰詩泳之游之左傳闢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

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釋文曰造才老反一音七到反鳴鳥本或作鳴鳳者非

鄭曰考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

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三國魏志十一卷管

寧傳馬曰鳴鳥謂鳳皇也

釋文

傳曰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

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况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疏曰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鄭云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後成王即位初時已鳳皇至矣復言此者恐不復然故戒之

案曰鄭以考爲老者說文老部云考老人面凍梨若垢从老省句聲造爲成一且引詩證之者是大雅思齋文彼箋云子弟皆有所造成故以證此造爲成也又云鳴鳥謂鳳也者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論語鳳鳥不至孔安國注云聖人受命則鳳鳥至說文卷四上鳥部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麤後蛇頸魚尾鸛頸鴛思龍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从鳥凡聲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古文鳳象形作翮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國語卷一周語上周之興也鸞鸞鳴于岐山韋昭曰三君云鸞鸞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三君者賈逵虞翻唐固也後漢書卷三十六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鸞鸞在岐李賢注亦云鸞鸞鳳別名也然則文武之時屢有鳳瑞今中人即政故恐其不復聞也疏引卷阿詩卽是三君所引攷公劉河酌卷阿三詩序皆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公

劉箋云周公反政成王將蒞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王不留  
意治民故作詩美公劉以戒之此與君夷序合然則君夷與公劉同時作也  
其下又隔澗酌然後繼以卷阿箋云因時鳳至故以喻焉是鳳至在成王卽  
政後甚久上距作君夷時多季矣周公作書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獲此祥  
故召公作詩述之適相符應彼國語言鳴于岐山自是文王時三君乃以卷  
阿所云當之其說固謬此經疏又以卷阿爲成王初卽位作其時已有鳳至  
今周公慮鳳不再至故又言此亦與鄭不合皆非也馬云鳳皇者釋鳥云鷗  
鳳其雌皇是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傳曰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于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  
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曰召公不悅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尚書疏。時濶增修。東萊書說二十六卷。傳曰告君汝謀寬  
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案曰鄭以猷爲謀者釋詁文裕爲寬者說文卷八上衣部裕訓饒饒則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直乘茲大命惟文王  
德丕承無疆之恤釋文曰置丁但反

傳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汝以前  
人法度明勉配王在于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  
祖大承無窮之憂

案曰傳以極爲中毛詩思文傳鄭注周禮天官義也直誠釋詁文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  
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大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時釋文曰戡音地

傳曰告以誠信呼而名之敕使能敬以我言視于殷喪凶大否言不可不戒  
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  
文武之道而行之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  
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

于此道大且是

案曰傳以襄為因者釋詁懷因也費誓寇攘鄭云因其亾失曰攘博士讀曰襄是也二人為文武者小雅小宛云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傳先人文武也彼疏云文王武王創業今將亾故從夕至明發不能寢寐所思惟文武二人是也傳以弗戡為不勝者弗堪堪也反言以明之古人語也以堪為勝者列子卷四仲尼篇云公儀伯曰臣力能堪秋蟬之翼殷敬順釋文云堪猶勝也是也以戡伐之戡為堪勝之堪者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沈漬殷紂于泗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彼以堪代戡此以戡代堪也

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傳曰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釋文曰俾必耳反

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三國魏志一傳曰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



循化而使之

案曰鄭云率循俾使竝釋詁文臯陶謨云至于海隅蒼生此云不冒海隅日出虞周聖人竝都鹵北以東南為遠故云然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闕于天越民

傳曰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闕勉也我惟用勉于天道加

于民疏曰顧氏云我亦日用勉勸躬行于天道加益于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鄭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尚書疏傳曰

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案曰鄭云剴切之者小雅雨無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以事類諷切剴微之言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是也

但其所不言景也

焉之言故水滌然而盛對不並疏云書對其云禮也猶文云禮舉也

案曰禮云禮也之書小雅爾雅云禮也言收流變云江善也

當也則非也言自今以吾地則常與鄰事

對必也與與無不並其國猶言孫其孫則非也

禮曰吾公景也意猶風公恐其不並也

公曰則也吾非也與與非也

于男也曰則也非也

對曰非不與也

公曰吾于不惠若若

出與風舉人並

案曰漢云率師對也

而升而對之



